剛齋集 卷三

序 記 跋 雜著

共七

Opportunity

剛齋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序

剛齋先生集卷之五

序

水北亭詩集序

癸亥反正靖社正倫名正理得有以元勳至親不肯參謀而屛跡疎懶自不失其義者水北亭金公是已公生于 嘉靖丁巳幼少受讀孝經至資父事君乃曰孝者忠之本也及長根究經傳奧義以求實用不但文藝是尚而已登第于 宣廟己丑聲望甚著昏朝以直諫不容於朝周流郡邑廢 母議起自楊州棄官而歸 仁廟初政名以副提學亦不膺 命其

答昇平以伊霍孰與夷齊者可以知其素定矣公遺稿未及刊而遭回祿收拾燼餘者只詩什若干篇而亦多不完公諸後孫將以活字印出來問序於余嗚呼公以高才偉器不得展布其所蘊文稿失傳又無以考詳其言議甚可惜也然黃秋浦申象村徐藥峯諸公皆公之所忘形者而沙溪先生又樂與之往還則此非見木而可以知山者耶今此零碎之編雖若無所輕重猶足爲全鼎之一臠則固不可以不傳余非知詩者何敢爲之序竊念孟子以誦讀詩書而不知其人爲不可而必使論其世也遂略書之如此公

諱興國襄景公諱承霔六世孫而昇平瑬其從姪云

歟

芝峯實記序

端廟諸臣三相爲稱首余讀野史每激昂欽歎乎其受

顧命盡臣分而皇甫公則未聞其子孫有無常切慨恨一日有投名者見其姓字不覺驚喜亟與延接乃是相公後裔而以芝峯先生實記一冊求爲之序余謹受而繙閱蓋略述公立朝顚末爲年譜兼取仰雪褒奬諸文蹟釐爲上下篇者也噫公忠節之卓炳若日星今於累百載之下人之誦慕者殆若隔晨然實記有無夫何加損竊念

朝家所以褒錄

之勤寶遵乎 光廟當屯當泰之訓辭則公之爲公
安觀於是而 列聖懋忠獎節之盛德有不可不使
後人知之者至若配食於 莊陵門外之壇崇報之
典更無餘憾而九原有知公亦應感泣然則是記之
編固所以詳公之實蹟有得乎對揚之道而亦可謂
有補世敎矣豈其可已者耶吾先子文正公論節齋
金相公院享位次曰功亦相埒功蓋指開拓六鎭也
夫以公忠義勳勞宜其子孫之盛且顯而今十餘世
其僅存於淪落沉廢之餘者數不過三十餘云可勝
爲之嗟惜歟能竭其誠力編此刊印以爲久遠之圖

斯其爲昌大之漸歟其裒輯編次者曰埏曰涉也鳩
工鋟梓者曰度曰濚曰禧曰然也而爲之校正者永
川士人李遠欽也其始終幹事而今來請文者曰材
也余陋劣無文且甚病昏第爲托名之榮强起而略
書之如此云

雪汀集序

余嘗讀雪汀李公行狀於吾先子遺文中得公實蹟
之詳而亦知兩家契誼之厚今公後孫鏷將刊行公
遺集遣其弟錫持示余屬以弁卷之文余竊幸又見
公文章雖知非人其何敢辭顧有所不能焉者欲論

其詩文也則非惟見識淺陋公登第淸陰金文正公薦其才調爲翰林吾先子亦稱公少好經書精究文義故其所述作自有根本非徒事藻繪者比矣更何以加評欲述其事行也則非惟文辭荒拙已取文字之只關於公者編爲附錄覽者自可知之矣亦安用贅說余以是謝於李若李君曰雖然終不可無序只書所以刱刷之意可矣嗚呼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知其人者亦豈可不誦讀其詩書耶閱是集所考附錄者其於公之淡於仕進而當事盡職關於謀身而報 國彈誠必有所欽仰感歎

惜其不得柄用於明時而知詩文之出於公者不可以不傳於後也遂書此以歸之

晉州鄭氏族譜序

晉州鄭氏族譜刊布未五十年而今重刊者以其舊譜未能盡收諸派故也分派既遠遂成路人勢所難免自諸派而溯其源則乃一人之身而已修譜牒而當入者見漏豈程子所論使人不忘本之意也鄭氏族蕃散居舊譜之失無足怪焉而其以是爲病遠近合謀圖所以重刊者固甚善矣按鄭氏著自麗代名德相望而至我 朝忠莊公忠節偉然尤爲後人之

所欽誦樸泉宋公序于舊譜而揄揚至矣其餘若佀
義於壬辰扶倫於癸丑諸公忠孝之風不沫前徽亦
皆可稱而忠顯公野隱宋先生又其外裔也猗歟盛
矣閱是譜其有不肅然而起敬者耶仍竊念忠孝之
性人之所得於天者然苟不學以明之所以爲忠爲
孝又何以盡其分也譜中稱參奉諱希勉之學行且
載其言曰人欲淨盡後顏子之樂處可知也此雖寂
寥十餘字實周茂叔每令尋之要旨而非實見得者
無以說得如此矣然譜不言其所從學豈其得之於
家者然耶然則鄭氏之多忠孝蓋必有所本而惜乎

其無以考證也嗚呼譜中派系皆自文英公來而文英公墓久已失傳鄭氏諸族積誠尋覓卒乃并得誌石於墓間而復修香火固可謂孝感神明而族譜重刊之役適成於是時亦似非偶然也己卯奉公後孫尚烈屬余序之曰子亦鄭氏之彌甥不宜辭焉輒忘其蕪拙而謹書之如此云

牧村遺稿序

嗚呼士之治舉業者鮮不以古人爲己之學看作別件物事矣生長僻鄉而能讀書求志不爲俗習所移者爲尤難若牧村金公諱光億果非其人耶公之胤

琰來訪袖出公遺稿曰非欲鋟梓而播布將藏于家以示子孫願得一言以弁諸卷余以不文辭不獲遂受之而卒業詩文摠若干篇而所言率多治心修身之方其自警而勉人者意深而言懇使讀之者有足以感發焉至若送子從師及戒勗其師門胤子二書丁寧反覆之間又可以想見其所自爲者矣余之固陋雖未得卽質於公之平日今閱斯稿聳然起敬視若奉良誨於左右則其爲幸也夫豈淺淺哉世之工聲病鬪華靡徒悅人耳目者類多剞劂而行之其視斯稿果何如也然則金君之言豈以其所編之少耶

抑守公謙挹之遺意也歟余無筆力可能發揮略書其所感于心者如此琰卽承公命而摳衣於過齋先生之門者也

草洞八賢行錄序

錦城西二十里有山水名區曰草洞 嘉靖萬曆間洞有李竹潭惟謹張野憂以吉鄭滄洲詳柳寒泉澍崔三洲希說李錦崖彥詳柳南湖瀫崔莎村四勿諸公相繼登第卽與地勝覽所稱八文官是也一時人物之盛雖系乎昭代休運豈山水亦有明麗之應耶八公築精舍於洞之北寶山之下以時講習訓導後

進至今數百餘年州之人士欽誦不衰而八家後承克守遺覣相與葺理故精舍亦得以無恙焉張公傍齋憲周文雅士也從余遊一日袖示八公行錄而曰八賢生並一世居在一洞所講究者經傳也所砥礪者名節也或厄于時或短於命不能展布所蘊而考其所成就則實非尋常朝士之比而遺風餘韻有足以起後人者吾鄉已擧祭社之禮於寶山精舍追述其事蹟以詔來遊於精舍者文獻無徵草率如是甚可慨惜願得一言以弁諸卷此吾鄉諸長老之意也嗚呼余之陋劣固非其人且諸公之賢有請業於金

河西奇高峯二老之門而蒙奬與托契於朴思菴鄭松江尹梧陰諸賢之間而見推重斯足以不朽而其見幾於陰陽消長之際倡義於島夷猖獗之時者自可以垂後矣至如竹潭三洲二公之胤昏朝樹立之卓尤可驗家庭所受之正又何待余言而發揮也八家後孫思欲闡揚先美惟在自修之如何耳是則所可爲之致勉者而抑又有所感焉者余性好山水一至草洞周覽其勝槩因登精舍想像諸公當日之趣則豈非快事顧衰病不可得可恨也已遂書此以塞張君之請

養浩堂實記序

世之數麗末忠賢者指必先屈於圃牧而有能盡心於所事全節於改社堂堂義烈可以匹休於二先生者養浩堂禹忠靖公是已　朝家之褒獎累加士林之誦慕不衰至我　正宗甲辰乃躋享於圃老檜陽之祠猗歟盛矣忠靖之孫浣遺其族孫聲海以養浩堂實記二冊徵余弁卷之文是記蓋取公詩疏各一篇爲首仍次　列聖手敎及麗史節略及後賢稱述諸篇以著公之始終末又錄圃牧諸傳以明其一致公之疏文雖不多而其所抱負亦可見矣余奉閱訖

斂手而謝曰是記之編所以對揚　聖德而不但詳於公之事蹟欲知圃牧之爲圃牧者亦將考諸是而得之編之之意固甚善而亦可謂有補世敎矣余之荒陋誠不足以發揮而序之也禹君之請愈益力遂書此以歸之

竹川集重刊序

退陶之門有學行篤實而名位不顯淺爲先生所推許而不甚見知於後人者竹川先生朴公是已公之孫在煥以公文集及附錄編爲二冊者來示余曰吾先祖詩文散逸於兵火寥寥若是而刊行固已有年

矣顧舊本校讎不精且有遺漏者若干篇諸子孫合
謀欲重刊牽加考閱而仍賜一言以弁諸卷余謹受
而讀之其紆餘平淡可知爲盛世文章舊序所論盡
之矣寧容復贅他說惟其門人牛山安公所撰行狀
歷數湖南儒學之盛而乃曰高峯之議論一齋之剛
毅肴巖之博識世所罕見而論其踐履則於我先生
未知孰優余素高安公之風節逡知斯言之非阿好
自不覺歛衽起敬而竊歎余之固陋今始得其徽蹟
也至若壬辰之亂再倡義旅而爵賞之加固辭不已
又豈非晦翁所謂有本者固如是也耶嗚呼孟子以

誦讀詩書而不知其人爲不可而必使論其世也欲知公者觀於其所受授庶可得焉余實無文不足以爲序而深有所感于心者遂略書之如此云

全州崔氏族譜序

崔氏籍全州者其遠代昭穆失次於是譜系者各從其斷然可知者始焉則遂分而爲三祖於高麗進賢館太學士完山府院君文忠公諱斝玉者其一也譜云宋哲宗元祐元年文忠公奉使上賀將司馬呂范諸公薦程伊川爲崇政說書又薦公爲門下侍郎及伊川罷公亦論事見罷而還噫以外國使臣被薦授

官于中朝明時者其事已是超絕况蔦蘿乃與伊川同其顚末乎雖其文章事業未有所考千載之下足以知其賢然則若晩六公養罔僕之節梅村公湛居喪之禮愛日公應參養親之誠其卓偉敦篤實有不容言者而其可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耶且威靖公七夕南征大勳至獲賜名之殊寵而再受封於完山以晩六從祖而爲誌晩六者所引重亦其盛矣禦侮公得男之壬辰原從祭議公聯齡之從於倡義又其流風之益遠而後人之所不可不知者凡譜於是者旣知其來處又能考蹟而感奮思所以無忝則可勝

氏所云傳家四以者必不待勉而後能之也譜既成崔生運泰光喬洙一來問序於余辭以陋拙不獲遂略述其世德以致欽尙之意始終殫誠於譜事者晩六公十五世孫復一云

遯齋實蹟序

世之譚 端廟忠臣者必曰死六生六然死六之外死者不但一二若遯齋宋公曁其再從兄西齋忠剛公又豈非生六外之生者耶惟其生也故其忠也益危其節也益苦視死者固無遜焉况同其生者乎歟生六者指先屈於金梅月南秋江而公即梅月秋江

之切友也公以蔭仕末官　端廟遜位乃與忠剛公謝世遯跡以沒其身其於梅月秋江眞可謂生同志死同傳者矣今去公之世數百餘年文獻殆乎無徵而獨有公所爲遯齋記及往復於西齋秋江數書尚傳于家使後之人得以考乎公之志節豈不甚奇且幸也公始屛退於壺山之楸下及　端廟上仙復遯入於任實縣西新安之伯夷峯下築小亭揭遯齋二字而足跡不出門外嗚呼峯之得名造物者之意豈其有待於公者耶若西齋公所以論記文之作相與戒勗之間足以見二公之苦心於千載之下而公之

答西齋公梅月之評又可知其言議之平正的確矣欲求二公之實蹟者舍是數書奚以哉 正宗辛亥褒贈西齋公而再 命內閣立傳苟使傳之者知有此書而收錄以備 睿覽則不惟西齋自靖之實彌得其彰亦應 聖朝顯忠之政並及於公而惜乎其未能也湖南士林相與立祠于遺址而俎豆之可見公議之不泯後又以公後孫距墨時態孝行著聞追配焉嗚呼忠孝本無二致可謂有所授受又況距墨之盡分於方喪寔非人之所可及者耶猗歟休哉公諸後孫將剞劂之以壽其傳附以家狀及小傳名之

曰遯巖實蹟而曰必東基濂來問序於余余辭以不文不獲遂略書所以感慨之意如此云

滄浪高公實蹟序

滄浪高公敬履以霽峯從弟爲沙溪門下士自少種學有氣節以親命成進士亦不屑於公車之業當光海初年抗章辨牛溪松江之誣黨人甚之禁錮以沒世湖南多士乃爲公伸辨而齊聲叫閽焉歷數百年至 正宗丁巳以士論躋享于鄉祠 純宗戊子崇明代聽以扶正斥邪貤贈以臺職嗚呼此乃公之終始也亦可見百世之公議也今其後孫貞鎭收拾

遺文僅六七首附錄諸文字名以實蹟將刊行于世噫其少矣然余觀其文若傳戒子書滄浪賦諸篇皆是躬行心得之語非騖外尚華者比也有斯學乃有斯節嘗爵可以知鼎亦何恨其少耶余於此重有所感焉公之玄孫可成當吾先子文正公遠竄蓬海之日呈疏伸救被罰停舉是祖是孫其事絕類繼述之美吁亦可敬也貞鎭勗以世誼督以弁卷之文余不敢以老病辭強書數語以塞其請云

南平文氏族譜序

南平文氏其鼻祖新羅三韓壁上功臣武成公實蹟

甚有奇偉者其傳世則自高麗平章事敬節公始敬
節六世而受封別籍者曰江城伯江城伯四世而有
諱益漸爲麗末名臣木綿東來衣被億兆蓋其功也
至我 太宗朝錄勳贈職封江城君而謚忠宣復以
其有罔僕之節 特命旌閭大聖人所作爲豈不由
尋常萬萬也自江城而別籍者又幾家皆由於江城
君其所以別籍多無可據之實而貫南平者只江城
君同七代若干人而已於是諸族各修其系合爲南
平譜各派世德之表著者取其誌狀及稱述詩文諸
篇爲卷首而並及於姓鄉區別其重本收族意固甚

善而所以致其審愼詳密者亦可謂至矣嗚呼世之譚文氏者只知有江城若舉江城事實者輒以木綿爲言木綿之利及生民實永世不可忘者而 朝家之爲之褒贈存恤後裔亦以是也則無怪其然然其關異崇正之學忘身殉國之節尤何等卓偉而又其家世究其有江城矣乃反有所不能詳者豈非甚可慨者耶譜既成江城君後孫鍾九以幣至謁余爲序余之固陋因此而得其始終本末之大槩則自幸者滋遂不以不文辭而於楓菴以下諸文字益歎其忠義之有自來矣惜乎今不振之久也今既譜系矣各

自飭勵惇行孝悌忠所以無忝則可以復期乎昌大者其在是夫抑有一事可疑者譜中力辨甘泉之文本非一根而有所考據矣然則我先祖尤菴文正公之銘宗判掌令二文公墓何以敘其源於南平也此雖因本家所錄而二文公是己卯賢則其世系之錯誤乃如是耶殊不可知也

西湖忠烈錄序

宣廟癸巳倭寇陷晉州而梅窩宋公希殉節光海丙辰建虜入富寧而釣隱宋公德馹立殣二公南陽人釣隱即梅窩公之兒子也至 正宗丁巳始旌贈二

公及梅窩配具氏棹其閭曰雙忠一烈具氏聞公歿
血指書一絶于壁而遂絶水穀以沒忠烈之萃于一
家噫其甚盛而其顯晦固有時矣釣隱公後孫啓弼
以西湖忠烈一冊來問序於余曰今將刊印以壽其
傳願有以徵諸後是錄蓋取文字之關於二公者分
爲三篇而上中冠之以二公詩文數首兼附具氏血
書絶句者也夫二公精忠壯節畧載於公私文蹟久
爲人之所欽誦而乃蒙 聖朝襃嘉之典於二百年
之後具氏烈行之卓固其天稟之特異而梅窩公刑
家之化亦不可誣焉則二公者已自不朽况旌贈時

恩綸鄭重懇摯逈出尋常垂耀於無窮者乎且是錄也織悉該備於二公之始終本末而梅窩公圍城聯句及上家兄書益知其素養之厚釣隱公船制書與監營牒可見其才略之槩矣人之考閱者宜無不感歎而激昂廑何待於序文而徵也旣又考其家乘則高麗左獻納賓梅窩公之五世祖而麗亡固守罔僕之節釣隱公從子應南丙子難以義兵別將戰死于京畿之光敎山二公之忠義其有所自來而亦可謂有所往矣於不休哉余實無文不足以揄揚其萬一宋君之請甚力遂略書之如此西湖與陽縣之里號

而二公之所世居云

守拙齋柳公 和 遺稿序

嗚呼守拙柳公早年登第進塗方闢而分館之初見枳於鑛黨性又骯髒不能俯仰於權貴門遂潦倒於郎署郡邑以沒其世惟遺稿若干卷藏在巾衍纂集無序亥豕多舛而其卓犖之志堅確之操猶有可考信者焉吾先子文正公之以禮禍北謫南遷火邑彌天公委伻修候瀠以不能船進爲歎於蘇齋李公西浦金公之流徙困戹亦皆繾綣勞問於窮徼絕島不以禍福動心其慕尚乎賢德篤厚於故舊當求之於

往牒中最是請斬趙嗣基一疏義理明正辭意峻截足以有辭於後世矣公之後承陵替恩欲刊印以壽其傳而力有所不逮可勝爲之傷歎哉柳君淀淡暨聖養持示余俾爲弁卷數行以待早晚剞劂以余爲公之彌甥故也余實無文顧何可辭第其詩文之聲調格力非余僭陋所敢議到遂略書感慨于心者如此云

三塘集序

士人金炳升以其先祖三塘公詩文及附錄合編者一冊子來示之曰吾先祖詩文散佚無存今收拾其

見錄於公私文蹟者及墓文家狀只若干篇將活字印出以傳諸後不可無弁卷數行敢以爲請余幼育於九潭之外家稔聞金氏居素耀者之爲名族固不容辭其勤托顧余非可以重公者且公文章之典重纖麗爲一時諸名勝所推許而詞律至登於箕雅其聲調格力之如何又豈淺陋所敢議到第念公早歲釋褐以藝文待敎倡同僚首仰史禍諸賢之寃明正之見的確之辭讀其疏者百載之下足以起欽而居家孝友莅官廉潔亦有人所不可及者此非金氏之所以爲名族者耶考公之世是淸陰文正公之曾伯

祖也蓋其家風因亦可想芝醴根源其有所本歟詩文之出於公者亦爲人之所愛翫而一羽可以知全鳳何必多乎哉今其子孫之致力於斯編非直爲追先之私公誦於人亦可以無歉焉遂書此以歸之

孝子雲溪申公實蹟序

孝子雲溪申公後孫宗濂載祚遠自丹陽之溪峽持示一冊子曰此吾先祖實蹟也將刊印以壽其傳其中旌閭碑所書甚詳而尤菴老先生之所不辭者矣今亦有弁卷數行於此而不可以他求是以褁足而來余謹受之而盥手卒業蓋古孝子卓異之行無不

備於公之一身而其他可敬服而足以爲法於後世者指又不勝屈若不近不正之色不見不義之壻其操守之正且確尤非無素養者所可能也猗歟盛矣夫豈不曰孝者百行之源而王孟諸人其亦有是也耶嗚呼旌表門閭旣蒙 聖祖之褒典纔傳實事又有三綱之續錄則公之至行固已赫赫照人耳目而顧此刪于碑表行狀之外亟取邑誌及古老傳說後人記述而務欲纖悉求公終始者可以益知其所未知矣世降俗渝民不興行然其秉彝之得於天者固未嘗泯焉考觀於斯其不有感奮激發而知所勸者

耶然則所以刊印雖出於闡揚先徽之孝思而其有補於風敎者亦大矣但諸申力不贍人無有相助者將不得廣布云爾則是可歎惜也已余實蕪拙不足以序之而深感申君勤意略書此以爲托名之榮焉

谷山韓氏族譜序

谷山韓氏居于慶州者修其族譜蓋來自中國而爲其鼻祖者高麗侍中平章事諱銳其始傳世次者修文殿直學士諱瑨入我 朝以勳業文章大顯者判書平節公諱雍集賢殿校理諱惓平節公沒于金山之庄舍至其孫司正叔老徙居慶州其爲嶺南人皆

矣司正以後世稍不振然至今不失爲士族而人不
以其無宦達而少之苟非文行相傳何以如是嗚呼
嶺之爲士者病於黨論雖名家後裔鮮有不獲罪於
醜正者獨韓氏毅然自守不見磷緇若進士是愈甚
族弟配僉酷遭刑禍於鳳巖壬寅之變而不少挫撓
豈非其素定之世傳而不可奪者耶以若操執如得
見用宏其有益而嗟乎命之不齊也今旣譜系而各
知其來處矣惇行孝悌砥礪名節各思所以大厥家
聲則復見興隆其不在是耶譜將刊平節公十四世
孫公翰求爲序於余余是從我遊而篤志學古者也余

貫無文而不忍孤其遠來之意略書此以勉之

伴梅堂詩集序

伴梅堂者通德郎沈公壽寅肯構之所也公自爲詩以識之親戚故舊多和之者盖公先君子嘗手植一樹梅於庭公旣嬰風樹無所寓慕乃以伴梅扁其堂昔紫陽夫子嘗以其先人印章所刻山名榜其所居矧乎此所植之物在常目之地而手澤猶存乎且梅者植物之清高者也氷雪孤標同君子之貞操黃昏暗香類幽人之潛德先公之植之也其有所取而公之伴之也亦非徒然矣朝夕摩挲宓有僾元攀析之

悲矣風雨或至詎無休徵抱樹之痛乎公之曾孫梓以伴梅堂詩集示余莫闡發公之孝思以侈其門楣者諸君子已盡之矣復何容贅爲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愚於是亦云爾

河東鄭氏族譜序

河東鄭氏旣有族譜而一蠹文獻公先生諸後孫又相與別爲派譜蓋以原譜不能致詳於名下註故也將印先生十二世孫煥弼來問序於余夫譜者將以傳乎世而徵諸後今去先生世不甚遠後承諸派又未有散居者則其所收錄罔或遺漏而昭穆井井若

立殣於　宣祖丁酉勤王於　仁祖甲子倡義於
英宗戊申諸公忠節之卓前後相望于祖有光而實
蹟記載皆得纖悉則序圖在其中矣何必贅以蕪拙
之辭但先生長男直長希稷不幸嫡無嗣有庶子曰
如山而乃移統於其弟正郎希禼其重宗祀之意有
足起欽者而昏朝時如山之孫元禮諂附弘瞻藉其
勢而爲奪宗之擧　仁廟改玉始上聞歸正如山餘
裔近又以濟字印出先生實記而變亂其世系他日
世變有不可知者矣先生之後而有是者可勝痛歎
哉移宗顚末不可不詳於直長公名下如或不然[illegible]

小失也遂書此俾歸而弁諸卷

翠巖遺稿序

肅廟初服鑴穆柄用假托禮論逞其禍心羣奸趨附以圖榮利於是我先祖尤菴文正公觸棘于長鬐而至發告 廟之請火色益急門人之抗章伸辨者相繼竄謫翠巖蔡公卽其一也余於公高仰其志節而甚恨無以得徵蹟之詳一日公後孫器達持示公遺稿一冊以其從兄器豐之意求爲之序詩文凡若干篇而附以師友詩札及公家狀輓誄諸文字者也余不覺驚喜而有不敢以不文辭者遂謹受之先讀疏

本其辨誣昭奸益見爲義之勇矣次閱家狀其事親奉先又知其本之立矣苟非講明有素潑得乎義理之正者禍在目前而無所撓奪能如是哉人之考覽者千載之下亦必有撫卷而感慨者矣若律絕程文諸作其聲調格力之高下淺深顧非淺陋所敢議到而此何足有無於公哉然其幽於公者有不可不傳則後人之亟爲收錄烏得已也公諱河徵字義瑞登上庠甚有聲名庚申更化始筮仕卒官主簿云余無筆力可以發揮以爲文正後裔而猥荷遠托謹書此以歸之

西齋實記序

巡撫使西齋宋忠剛公 端廟遺臣也余嘗得公與遜蒙二書於遜蒙後孫偉其忠苦其節且聞其已蒙褒顯之典而無以詳其本末則殊不勝固陋之歎一日公之後孫錫年壽祿自湖南之興陽持示公實記一冊而請爲序蓋編公誌狀諸文及 褒贈事實附以公雲仍諸忠孝而是書不錄問其故則家無傳矣惜乎其文獻之無徵也按 景泰乙亥公以都鎭撫受 命巡撫湖南將還聞 內禪止于礪山及 端廟遜于寧越乃進往復 命失聲痛哭而歸 端廟

賓天走入嶺山服喪三年仍居于興陽海曲之馬輪村西自號西齋而每登山臨水輒發哭人以狂翁目之自卜地於樂安之薇原沒而葬焉齋號西而葬卜薇者豈其微意耶蓋狀傳之作只據野史而野史之言疎密不同故巡撫復 命直向寧越差欠曲折若縱酒大醉狂走街路及不知所之跡之十年以公所以譏金梅月者觀之未知其果如何而顧何損於公爲忠之實也 正宗辛亥祇謁 思陵愓感 聖念延及於當時節義諸臣而修擧闕典於是乎公始蒙恩褒而再 命內閣立傳復從多士請諡則公之忠

烈乃與辨兗諸公亟耀而太學倡議遠近響合立祠
俎豆於其遊跡之地所以崇報之者亦無憾矣嗚呼
不遇我　聖考顯忠之世幽潛之闡發豈得如是而
苟非公所存之實亦何以感　天衷於數百載之後
耶立傳之至于再　聖意必有所在傳之者之不能
得公二書而載之篇中以備　睿覽殊可恨也余實
無文竊有所感于心者謹書之如此且就刪于略正
其失次者而俾編公之二書于首求公實蹟者考諸
是而有得焉則可不以僭妄罪余也耶抑又念公之
後承不沫前徽樹勳立殣相繼於壬辰丙子赫赫照

人耳目而以士論配食於公者至於五人公流風餘韻可謂長且盛矣遯銘又是公再從弟慶元而與公同其節者則一門多賢尤可尚也於休哉

槐山三綱錄序

槐山郡實山僻小邑忠孝烈之可書何若是多也噫人性之善無古今貴賤之殊而忠孝烈是性分之所當然然氣拘欲蔽能盡分者鮮矣是以苟有卓絶之行則爲人上者必褒旌之以礪俗而在叔季尤所當致意但下邑窮閻其未獲上聞而終於泯沒者勢又安得不然哉士人尹鑑烈以京華族寓居于郡西之

笑梅洞者蓋累世矣自少愛好人倫聞人忠孝實行欽尚不已而褒典之所不及甚為之慨惜晚暮閒居遂錄郡之忠孝烈為一冊子博採於公議亟收其未蒙褒典者而名之曰槐山三綱錄其男致益袖示余曰一鄉士論方欲刊印以示鄉之後生願得一言以為重余實非其人而其勤意有不可孤者且詳其所錄固皆甚偉而難能亦是盡分於所當為而非人之所不可企及者則覽之者其必感歎激昂而有所勸矣夫奚但示一鄉而已至若黃甲申之忠於其主僕隸之賤而其言其行乃如是耶雖曰性善之均賦殆

亦往隱之未聞豈峽俗淳古獨能保其天眞也耶世之貪者重祿而徒知其身者觀於此額必有泚錄之者其亦有發意矣遂強病略書此俾歸而弁諸卷

耕隱實記序

一日田進士濩自嶺南之咸陽來謂余曰我先祖耕隱文元公遂學精忠實爲麗末名賢而年代既遠事蹟寖晦今有二首詩一篇文留傳於家藏舊帖遂附以眞贊及圃隱鄭先生記夢詩復錄野史若干條于後以著立朝梗槩而名之曰實記願得弁卷一言以重之余謹受而卒業公妙年登第材望已著甚爲[illegible]

下之所倚重忠惠王嘗名與論古今治亂仍托二王子而期以霍葛丞涕泣受命朝衣盡濕其所以鞠躬盡瘁者當如何而時運已去難容人力忠定王之遜位從于江華而遂托隱于耕則卓卓乎其自靖之義也若其詩文七歲之作乃以奉立天君竭誠輔佐爲言生稟之異於斯可見所以戒子警學文皆本之躬行親切的確而論敬之旨旣得聖門相傳之意又慮其或偏而流於異端則淵淵乎其造道之正也是知潘南朴公之惜其無壽而曰先生嘗不貳於斯者爲篤論而精研聖學忠貫日月圃翁所稱百世可徵且

其記夢感慨傷惜意溢言外不但一時之鳴其不平而已考閱斯卷者可得公之終始大略而自不勝其激昂欽歎顧余陋拙更無可以發揮者何足爲序不以辭而略述此者只以托名爲榮而進士君之勤意亦不可孤也公諱祿生字季耕潭陽人嶺之士林立祠俎豆之於安寧云

四佳黃公遺蹟序

金堤士人黃君大年久從我遊一日袖示其先祖四佳公遺蹟一冊子而求爲之序蓋以公詩文若干篇合編墓文及院享顚末者也余旣爲公作享祝顧何

以辭於此公諱居中我　朝開國元勳也自古發勳
於開國者經綸事業固多可觀而能闢異端扶正學
爲世道長遠慮者復有幾人耶勝國之末釋教甚熾
殆乎家家誦佛公起豐沛翊　聖朝致太平首請郡
邑置教授訓導而擇明經飭行者以興學正俗使異
教不得肆可謂知爲國之先務而有功於衛道也公
之述作宜多可觀而今所傳寂寥若是豈不可惜然
詩之閒居言志及贈郭生非專事藻繪者所能道文
之示兒輩與諸生丁寧反覆之間可以想像其所自
爲者眞所謂全鼎之一臠何必多乎哉噫　國朝儒

敎將興而公之關異實爲之兆世之促以勳臣視公者豈非淺之爲知也余老病謝筆硯竊有感於心强起而略書之如此云

徐素菴詩集序

余晩寓鰲村與素菴高居分壟而相近素菴時大耋而康強和辰暇日或杖屨相訪語詩文道情素亹亹忘倦公蓋今世而古人也言行淳謹襟懷坦夷本之孝友濟以文雅安分守拙杜門劬書敎誨鄉鄰子弟循循不怠余每敬服非徒其年爲可尊也間有瓊琚之投余報章所謂白屋歲將暮書窓意轉幽衿抱元

非俗生涯未見秋者蓋記實也噫居然而千古南阡北陌之遊不可復得而處仁之樂從茲索然矣今其胤子志泰以公詩集若干編見示要一言弁卷余非知詩者聲調格律之如何所不敢論抑未知公之詩詩勝於人耶人勝於詩耶要之人固可敬則詩亦可傳也因感平昔從遊之誼遂書此而歸之公之弟鼎善乃甫家之季方有幾首詩附錄於此云

懶齋序

木川士人黃君存中父以懶扁齋自爲小序其胤仁欽持示余且要余一言余未及副而仁欽遽沒惜乎

其藝業早成方切門戶之望而未免夭折也余觀於君之教子而知懶字之爲自道也及余就養於木川始得與君相見雅重之資又可驗其有所養而比豈古家遺韻未沫矣夫世之人銳於進取者汲汲於趨時炎炎於附勢馳騖乎名韁利鎖急於貨財者孳孳乎爲利役役乎謀生汨沒於求田問舍若君則棲遲一壑既懶於進取蕭然四壁又疎於貨財無蕭悒於到老寄陶傲於容膝懶於追逐優遊而自在懶於營爲恬淡而自得君之懶其諸異乎人之頹靡不振而殆所謂出處不知理亂不聞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者

歟余之綴數行以酬仁欽之志所不可已病喜因循
而君又先我逝矣俯仰今昔曷勝愴涕余方床席沈
淹朝暮待盡若終無一言將永負君父子於幽明之
間矣遂強起書此送示仁欽諸弟未知死者有知或
以爲不甚遲庭於當日命扁之意否耶噫

久菴事實序

洪州之魯恩洞有六臣書院其享于別祠者成摠管
忠肅公而先後追腏者金薇菴大來朴駱村忠元也
命　上庚寅士論以久菴卜公僴是鄉先生而與三
賢者同其節義遠近合謀詢于太學以其秋丁又追

腏享禮旣成公諸後孫收公詩文若干篇及譜序邑誌諸文字之關于公者及腏享顚末合爲一冊于而名之曰事實將以活字印出傳示後承及院儒來問序於余蓋公有篤行遂學 世宗朝薦授官至掌令 端廟遜位遂棄官遯跡以沒世 景泰年間 本朝以孝行卓異十人奏聞 天朝特蒙命旌立碑紀蹟棹楔至今巋然而碑文字畫歲久漫漶不可辨故不能收錄甚可惜也嗚呼公以孝則 天子表章之以忠則士林俎豆之是可以不朽於百世而生左海之偏邦蒙上國之褒典實往牒之所未聞也公之天稟

想有邁倫者而其所以資於學亦安可誣也然則是編之成不爲無助於出入書院者之考實而在公無足以加損顧余荒拙又何以措辭而爲之序惟公後承之誠勤可嘉余亦有托名之榮焉遂略書此以歸之卜氏系出沔川高麗太師武恭公其鼻祖而於公爲十世今請文者公之十三世孫文欽也

咸陽吳氏族譜序

吳氏咸陽族修其譜牒吳生彥浩來問序於余噫族譜旣修矣宗支有別昭穆有序井井不紊而各其生卒事行備註詳焉則序雖在是矣且序于譜者必據

程張之訓歐蘇之說而吳氏旣自爲跋引之而相戒勗者盡矣余又何以贅焉第竊念余嘗讀栗谷先生經筵日記知德溪諱健之有邃學又讀吾先子所撰竹林廟庭碑知松菴諱斗煥之爲望士甚恨無以考其系出而又未知後承之爲誰今吳生卽松菴之裔而德溪又是譜中人矣余不覺驚喜取而詳閱若杜菴息湖涉湖歸休亭雲潭諸公其卓節至行皆足以超敻於千載之下而吳門之賢不但德溪而已於不休哉但松菴公以杜菴後孫嘗出入講質於吾先子之門而遺回稀實蹟無傳云殊可歎也若歸休公之

不獲與於 莊陵門外之壇又可慨也吳氏著自勝
國爲簪纓亘族惜乎中葉以來累世不振然有是尊
祖收族之勤而又知所以致勉者則庶乎其復見昌
大矣余以老病久廢筆硏而吳生之請甚力遂略書
所感于心者以歸之

魯溪李公茇遺稿序

嗚呼此魯溪李公所著詩疏及書雜著若干沓也
宣廟壬辰倭寇搶攘之時公以草茅一上舍生排閶
闔呈琅玕條陳軍國之庶務敵愾之良策若改貢物
裕民力通庶孽進人才等說罔非濟時之權宜暨夫

甲乙之間進近思於講院敦勉諭教之義憫學校之頹廢請寘訓導之任傷時憂國血忱斷斷噫使公處乎夙夜之列立于臺閣之上則其所以訏謨猷爲者奚但止於是而已方有登庸之 命而橫罹竄謫之苦晚沾一命亦復蹭蹬竟未得展其所蘊甚可惜也今去公二百餘年風韻已邈而觀於柳西坰根金南窓玄成諸公挽誄諸作有可以想得於其交際之間者矣至若詩文格力之高下余實昧陋顧何敢妄議公之後孫魯洙魯益袖示余要一言弁卷余辭以老病且無文不獲遂書此以歸之

晚默堂集序

世之以集名家者多或數十冊少亦不下三四冊其卷帙裒如其文彩燁如夷考其實則人或不如其文而其言非詩則贊耳若晚默堂李公遺集詩若干篇文若干四六及科體若干大都不過一草杳亦甚寂寥耳然而考其世則公私淑於寒岡鄭先生學有淵源事親極其愛敬處兄弟盡其友恭居首陽屋將以悅親而及其不汨脫然舍去臨溪卜築扁以晚默講究義理之書以終餘年吾夫子嘗曰仁者其言也訒薛文清亦云千言萬當不如一默公之以是而扁齋

者其非有意於古之躬行君子而深懲於季世枝葉之煩乎吁亦可尚也已然則是集也雖甚寥寥而曷可以少之哉公之後孫弼新請余置一言於卷端余以老病辭謝不獲而若公詩文之聲調格力非荒陋所敢評但誦讀詩書而不知其人鄒聖以爲不可遂略論其世如此云

中和齋姜公事蹟序

孝子中和齋姜公　晉州人居恩津養親居喪古孝子之至行備於一身蓋其天稟過人而資於學者亦淺矣　成廟朝命旌其閭而鄉之章甫立祠俎豆

之其實蹟載在三綱錄而見於南秋江師友錄及野
史地志諸書者又非一公後孫彝錫以其亟取立祠
顚末合爲一冊子者來示余曰以吾先祖卓行而文
獻不足可以考證者惟此而已願得一言以爲重余
固非其人無文且病昏遂以是辭之姜君以大耋之
齡徒步再至以余方添病要留後期而歸未幾而沒
其胤修渭以衰來告曰請得文字然後可以葬我者
吾父臨終之言也余可得以終辭乎第念公之實行
已蒙襃典而三綱錄赫赫垂耀余雖有言贅而已矣
況秋江高節非苟爲毀譽者則傳信於後又豈可以

他求且遺事記聞有曰黃岡金先生疏請置墓直守護又曰尤菴宋先生嘗言重建祠宇侑之享夫如是則百世之下可以知公者將不待考諸文字矣孰敢更爲稱述者哉抑有一事可言者公之玄孫復中以公蔭除寢郎篤行趾美遭不幸於至親所以處之不失其常而終能感化烝奉之胤宗孝摳衣於沙溪金先生之門而丙子虜亂與一二同志跋涉奔扈於南漢圍城中根深末茂其理必然公之得於躬而垂於後者焉可誣也惜乎今後承之孱微已甚而姜君之惠闡先徽到老靡懈亦可見遺韻之不沫也俯仰感

歎略書此于卷末以爲托名之榮焉

茂松庾氏族譜序

余嘗讀木川縣監庾公墓表於先文中惜其才器超凡而位不稱德又歎庾氏實前朝大族而今頗不振一日木川公後孫光澤輸來謁余曰吾族方修譜而刊印幸賜一言以弁諸卷諸宗之願也余辭以無文且病昏而其請甚力按庾氏皆祖於高麗太師忠節公忠節佐太祖統合三韓而受封於平山自平山受封移籍于茂松者曰太子少保安貞公自是累公累卿孝友淸白代不絕書而若侍郎公之危忠尤豈非

卓然者耶我　朝受命侍郎公之裔曰賀以鄭圃隱門徒不肯從仕謫于光州子孫遂爲南土人此又他譜之所未聞也然則木川公及楸軒公秋峯公父子其志節之偉然百載之下足令人起欽而其有所自來誠不可誣矣嗚呼達不達固有命而修不修惟在己庾氏雖甚零替旣譜系而各知其來處矣苟能明於內外之分而相與戒勗惇行孝悌思所以不沬前徽則人孰敢少之而庶幾乎家聲之復振庾氏其勉之哉余以固陋猥因序文之托得詳諸公實蹟又知庾氏之於吾家誼分之湲不但木川公一派而已則

爲幸大矣遂忘拙而略書此以謝其勤意焉

六後禊重修序

管城之六後禊創於　崇禎戊戌而有寒水權先生及餒翁郭上舍題跋覽者可以詳其事實顚末矣嗚呼六斯文尊賢斥邪積忤凶黨終至竄謫荒裔而不少沮挫其勁正之操大爲吾先子文正公所奬與則後之人固無可以加述者而六家後承之修禊講好息所以不沫前徽者甚可尚也惜乎其或不能繼世或不免移寓禊事之未講殆五十年矣歲丁丑呂氏後續永自湖南撤還故里乃謀於郭上舍孫湜而重

修之其述先貽後之意可謂善矣呂第二君以余為文正後持示稧帖而要一言識其重修余雖病昏何以辭爲所可致勉於六家後人者權先生篤信孜孜之云已盡之矣今何敢贅焉惟在同此帖者勉之之如何耳遂書此以歸之

喚醒菴遺稿序

士有行誼學識見推重於鄉鄰自視欿然彌勤用力於講究修飭而遂闕其年者故喚醒菴陳公克純字粹然是已公羅州人世居南原生而氣稟溫粹長而才識透悟既讀書不待師友指導而自知古人爲己

之方嘗曰小學工夫不可有一節之缺不可有一時
之闕其志尚之敦篤蓋如此而方在覲志兼治舉業
詞章之贍斂乃是餘事也公之後孫賢玉以公遺稿
一冊謁余爲序詩文合若干首而兼取功令各體八
九篇附以公行狀墓誌及挽誄等文字爲上下編者
也噫公不幸早世學未及充量而未有所著述則今
此零碎之篇其有無若無加損然其自省錄不惟可
以見公進德之實其所自言惻怛懇至有以警益於
後進者切矣其律絕諸作蓋亦少閒漫之詠云仍之
欲剞劂以示後者不亦宜乎余之荒拙誠不足以發

擇且欲論其世則邑誌詳其懿行士林爲之祭社而其顚末皆已編入於附錄余又何以贅焉陳君之請甚力遂强病書此以致欽尚之意焉

坡州牧使金公年譜序

故坡州牧使光山金公歿且二百有餘年其後孫濬澤以公年譜示余要一言以敍之噫公大家後承也黃岡先生爲其兄沙溪先生爲其姪則其世類之可尚有如此者及其筮仕雖以蔭途進而栗谷李先生薦拔於秉銓之日梧陰尹相公引補爲備局之郎則其才諝之可觀有如此者其莅外任而當俗節見上

墓而省掃者不勝松楸之思不待瓜而徑歸則其篤於追遠有如此者累典州郡聲績俱著而其沒也一時名公之挽誄粲然成軸月沙李相公曰忠孝家聲遠循良吏績多淸陰金先生曰公道未應終泯沒待看佳傳繼黃龔噫公之世遠矣無以論公之詳而古語云見木知山觀於薦公與誄公者可以知公矣余繙閱數回不覺歛袵老病因循而濬澤遽爲古人今其從姪相普以其遺意來督之余爲之愴涕遂書之如此

義士 贈大司憲李公 述原 實蹟序

嗚呼此義士 贈都憲李公實蹟也世之譚節義者輒舉唐宗厥不識何狀之說深歎乎顏常山之能盡分於疎遜然旣分符守土則常山之死固其所也若公則下邑一寒儒耳雖使避鋒圖生無失於義乃以討賊爲重不憚屈身於功曹而事急勢去爲賊所獲則罵賊受刃視死如歸其凜凜烈烈視諸常山又何如哉 朝家之愍懃褒錄所以樹風聲於永世以爲臣子之勸而 筵敎有曰以座首而其所辦節如此所以歎賞之 聖意有可仰揣者而第其爲座首實出於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則似有所未盡者

爲者豈不以自下陳聞失於致詳故耶公責地主之逃縣而辭嚴義正令人髮竪觀於此足以知公之毅身非出於一朝之慷慨也公之男遇芳藁葬公而從軍討賊終得手斬賊魁以復讎此實合於春秋之義蓋其至性根天而得於觀感者又何可誣耶公仲叔二兄及從子遇時遇白從姪遇泰再從弟㬅原栽原亦皆從遇芳効力噫其盛矣氣義之萃一門殆往牒之所罕聞也公諸後孫取 賜祭文及筵說及公狀誌諸篇建祠顚末編爲一冊子將以剞劂之日有謙勉務先後來問序於余余無文且病昏不足以闡揚

萬一是編之行實有補世敎遂不敢辭而謹書之如此云

四禮正變序

四禮是紀綱人道之始終而不可一日不講且習焉者也然而古今異宜常變殊用朱夫子嘗折衷損益著爲家禮而惜其書見失晩出猶有遺憾伊後宋明諸儒曁我東先賢表章是書有註解有論說而然各自爲家無所統會學之者難於遍究行之者眩於適從漣山金公景游典雅博洽邃於禮學類會諸家編爲一書名之曰四禮正變以家禮爲經附以本註而

古經及諸家之說可以考據發明者逐條備錄於本註之下變禮之或無於家禮者別爲題目附於各條之下行道之或高或低而本註附註之有分矣圖表之或空或黑而華儒東儒之有別矣儀文之詳約疑義之曲折一開卷而瞭然若指掌好禮之家精究是書則於吉凶常變之際庶不昧於所從矣書凡十冊公之孫衡魯將付剞劂問序於余竊念沙溪老先生實爲我東禮家之宗主而所著輯覽問解等書發揮家禮之義嘉惠後學其功大矣公以某宗黨而生於其鄕則豈非有得於先生之緒餘者耶第是書發凡

立例一遵文公之舊而該括諸家精密詳博非但一家巾衍之寶也其行乎世無疑矣余甚病昏末由得一繙閱而究其旨義是可恨也其何敢爲序不忍孤金君慇懃之意遂略書之如此

全州李氏族譜序

國朝讓寧孝寧二大君世所謂東方之泰伯虞仲其後裔在諸宗爲最蕃報施之理豈不然乎孝寧之後參判諱韶一派居于湖右之恩津蓋以參判公墓在縣之鳳凰山故也孝寧子孫舊有譜爲十五卷則其麗之不億可知而譜後已爲五十年世益遠矣恩津

族修其派譜將刊印蓋由於歐陽氏所謂各有高玄
再而成九而以族刪集則亦當復有會通之時之意
也苟非收族敦宗之勤且厚何以如是終始致力於
是役者參判公九代孫鎭萬鎭容鎭容來問序於余
嗚呼孝寧之德尚矣無論參判公之淸名直節又豈
是待人言而顯者哉且余拙於文辭無以發揮遂以
是辭之而其請益力略書此以歸之

萬頃盧氏族譜序

壬辰之難重峯趙先生殉節于錦山從而死者有七
百義士余每讀尹月汀所撰殉義碑竊歎余之固陋

於其姓名之著于碑者又多未聞後承之爲誰一日丞州士人盧君炳奎修其族譜謁余爲序取考其譜牒有諱應辟即碑中人之一也余不覺爲之蹶然而斂衽而其兄知樞應睆弟直長應晧亦皆從先生倡義雖其生死不同而其義則有不可以殊觀者矣嗚呼義烈之萃于一家何其甚盛雖曰秉彜之得於天而其伯仲是受業於先生之人則熊魚之取舍豈非其素所講明者然耶自是以後遇難扈 駕而澤雷鄉邑從事儒門而名重士友者譜不絕書其所以傳於家者又可知矣蓋盧氏來自中國其受籍於萬頃

者高麗豐川伯諱玷之後牧使諱革而入我 朝世
不甚顯然苟知內外輕重之分者閱斯譜寧或以是
而少之哉凡譜於是者旣知來處矣又能考蹟而感
奮思所以無忝則卽張子所謂大有益於朝廷者而
歐陽氏所以書于譜者不必爲盧氏勉之也余實無
文以向所感慨於殉義碑者則亦不安終辭於盧君
之請遂略書之如此云

恩津世稿序

嗚呼此長洲雲岳四佳嵩三世合稿也長洲公於吾
先子文正公爲堂叔父先子序其詩集曰一臠可知

全鼎而詩亦不如其人斯可以知公矣若雲岳之送
燕行諸作慨然有風泉之思而警世文齊戒說深有
意於遏人欲而肅身心尤可欽尚况四佳公之簡說
非徒取植物中孤直芳潔者而編末擴充其四端服
膺乎四勿等語足令觀者有所警省而興起矣但公
後承之所可佩服從事者也有是哉雲岳公之不替
長洲風韻而四佳公之克紹雲岳徽範也三世遺稿
掇拾於斷爛散逸皆鮮少無事於各編妄其合爲一
編而名以世稿也第詩什之聲病格律余素昧昧茲
不復贅焉

栗翁遺稿序

余嘗得忍背 神宗皇帝德何顏 宣祖大王靈之詩於誦傳而未知作者之爲誰每風詠感慨不勝囙陋之歎一日湖南士人宋以新熥與其族人之僑居永同者在一來訪以其先祖栗翁遺稿求爲之序而是詩在其中矣余不覺驚喜疾讀而卒業蓋其全稿入於回祿收拾散逸者只程文若干篇及五七律絶十餘首而已吁可惜矣然此一詩已入人肝膵而不但爲一羽之可以知全鳳則又何必多之爲貴也公新平人諱徵字信之性忠孝慷慨尚氣節所從遊皆

一時賢俊若松江鄭文清公屈年輩與之交歡焉嘗
壬辰難公歎曰母在不得以身殉國奉母避兵于山
中不免露宿風餐而能使母夫人忘其在難中昏朝
廢 母議起公以太學生疏斥爾瞻輩悖倫不道而
卽日徒步還鄉 仁廟甲子聞适變奮然起曰吾今
乃可以死於國約同志募義旅將以勤 王適聞賊
平遂罷還以軍需納完府既而復遊太學丙子請斬
虜使及丁丑天地飜覆則曰尚可以求進取乎遂題
是詩于鍾樓而歸而其述懷除日等作又皆是詩之
意也噫考觀公平生其所養之厚有可知者是詩也

夫豈其激發於一時者哉公又嘗爲松江遭讒上疏訟寃伸救晴沙高公用厚被誣繫獄其訟松江也停擧者十年而不悔蓋於義所當爲直前無所撓奪故遯齋朴公光一以銀山鐵壁稱之斯足以信於來後矣嗚呼余之荒拙固不足以序公詩文而詩文格力之高下又豈是屑屑爲公言之者惟是鍾樓之題旣知出於公手而復讀家狀於附錄得以詳公之徽蹟則實爲余之所深幸遂略書此于卷端以致欽尙之意焉

剛齋先生集卷之五

剛齋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記

跋

剛齋先生集卷之六

記

盤谷書社記

昔我先祖尤菴文正公門下有梅隱堂許公璜瑩叔居于陽城之白雲山下盤谷里旣沒八十有餘年邑之章甫惜其芳躅蕪沒合力鳩材構屋數架於其講亭遺址爲講學肄業之所名曰書社以寓景慕之意苟非公所存之實何以使人興感於久遠而其置社會講思有以闡揚前輩徽躅亦可見諸章甫所尚之正也公性質溫雅篤於孝友幼而聰悟文藝夙就旣

永感遂廢舉業專意於爲己之學往來師門不憚徒
步文正公嘉愛其志尚之篤見解之精手書志伊尹
學顏淵六字以勉之其進省於謫所也與之講心經
而告之以直守心法又以海東一士雄之句送其歸
大賢之門得此期許之重夫豈偶然哉公爲近師門
搬寓於溫陽之梅谷自號梅隱先生爲之記楚山禍
後撤歸故里杜門屏跡溫理經籍每於和煦率後生
講習於門外槐樹下此即人之指爲講亭者雖變化
後不變所守以終其身公貞靜之操殆晦翁所謂得
于天而成于學者而宜爲鄉黨之所欽誦不衰也嗚

呼世之談公者必舉所謂木儒尼通事蓋公與尹拯
有十餘年同門之誼其以江都俘奴豈合享祀之說
傳告于先生實有所不韙於木儒者而先生亦以惡
習斥之拯也反欲掩諱本事而歸先生於造言之科
則其徒投疏誣詆謂公無其人矣公不勝痛惋遣其
子擊鼓對辨務使 聖主洞察其情狀此雖所關不
細亦可以見公事一之誠顧非公平生大致則以是
而知公者豈不爲淺之爲知也公之玄孫諗以余爲
師門之後來致諸章甫之意而請記之甚勤余以不
文辭不獲遂略敘其立祉顛末而並書所感于心者

以告來遊於社者焉

清塵堂重建記

清州之清塵堂湖內兵馬營治務之所也堂之創在英宗戊申討亂後故以是名之云歲甲戌冬節度使趙侯華錫來莅任去戊申爲八十餘年時連値大歉流丐盈路侯屢爲糜粥以饋之既又以堂之頹廢將重新之或有以擾飢民爲言者侯曰宋之諸賢多以荒歲而興役矣余雖力量才局不及古人固欲慕之非徒擾之也乃捐俸鳩材以翌年某月始役重其價役夫坌集閱幾朔而工告訖民之將四方者多賴而

存活而堂之間架制度視舊稍加有足以新耳目而重威容焉噫朱子編小學書而館傳必增飾柳氏家法見紀於善行矣然則侯之斯役已非後世横目自營者所暇及而不可無述况侯之意不但為館傳之飾而已者耶凡為閫帥者以民事之非其所職視民捐瘠殆若秦越者比比皆侯者其用心可謂仁矣侯能由是而擴充之則管下軍民必皆有親上死長之心雖或有意外之警其塵有不足清者而庶不負

朝廷寄重鎮之意也侯其勉之哉侯以書來曰本營樓觀記文皆是文正老先生手澤敢以繼述為請顧

余不肖無文無以承侯之美意而亦有所不敢辭者遂略識之如此云

安東金氏旌閭重建記

余嘗爲學堂金公忝其蕪拙於遺墟碑其後孫光淳遺其從弟樂淳復以兩世孝閭重建記爲請卽學堂公長男大憲益精五代孫處士師俊也二公至行俱載於邑誌而若處士公之冰池幽蓮孟宗雪笋豈得專美於古耶忠義之家乃復有此百載之下令人起欽而眞所謂是父是子矣噫忠孝之旌其閭不但褒其人所以勵俗而勸後也然則風棹楔之毁壞不修

在他人猶足爲之嗟惜況爲其雲仍者耶二公之閭屢經兵燹大憲公則遺址亦無徵矣光淳甫慨然與歎與諸宗人竭力經營以今 上庚辰構得二間而並揭二楔縣之西十里而距處士公遺址爲一喚地路於是者必爲之式焉二公其肎曰余有後昆而亦豈不爲風敎之一助也哉

沃川郡滄洲書院重修記

書院剏建殆二百年矣未知其間幾經重修而院中財力自來不贍則凡有工役所以措置者豈不艱辛乎不以艱辛而廢所當爲爲之旁劃而亦不失宏惟

余不肖無文無以承侯之美意而亦有所不敢辭者遂略識之如此云

安東金氏旌閭重建記

余嘗爲學堂金公忠甚蕪拙於遺墟碑其後孫光淳遣其從弟樂淳復以兩世孝閭重建記爲請卽學堂公長男大憲公精五代孫處士師俊也二公至行俱載於邑誌而若處士公之冰池幽蓮孟宗雪笋豈得專美於古耶忠義之家乃復有此百載之下令人起欽而眞所謂是父是子矣噫忠孝之旌其閭不但褒其人所以勵俗而勸後也然則凡棹楔之毁壞不修

在他人猶足爲之嗟惜況爲其雲仍者耶二公之閭屢經兵燹大憲公則遺址亦無徵矣光淳甫盡然與歎與諸宗人竭力經營以今 上庚辰構得二間而並揭二楣縣之西十里而距處士公遺址爲一喚地路於是者必爲之式焉二公其肎曰余有後昆而亦豈不爲風敎之一助也哉

沃川郡滄洲書院重修記

書院刱建殆二百年矣未知其間幾經重修而院中財力自來不贍則凡有工役所以措置者豈不艱辛乎不以艱辛而廢所當爲爲之劈劃而亦不失宏儉

在有司之得其人而已歲丁丑以院屋皆老擇能幹者任其事多士薦全君孝曾琴君舜孝爲別任琴君嘗任本齋取羨餘置別庫斂散以待有事者有年而至是請搢紳有司于永同元侯錫玄復得贍學錢一百且收儒錢若干才鳩聚材瓦全琴二君俱遭艱遂自本齋主其事役未半而財先匱一鄉士林舉懷憂慨而荏苒數歲無以經紀二君既免喪會余以與聞院事復使勸起而李侯有秀方莅任以近院市廛一月所收歸之院二君遂以藉手而殫心完役堂序門廡一新於數月之內時辛巳秋也嗚呼世降俗渝宰郡

縣者鮮有留意於興學任學宮者罕見盡心於整務是以不但講誦之無聞亦難棟宇之繕完今以斯院之綿力而能了此大役二君之誠勤殊可嘉歎而苟非元李二侯爲之周旋二君者又何以致其力哉書其事而揭諸壁以爲後人勸所不可已余以病昏因循至今而全君遽作泉下人其傷盡爲如何哉茲綴數行以副齋儒之懇而適聞今閔侯捐俸分俵於校院使備書籍而屬之本院者爲三十籍復有如全琴二君者實心扛劵終不負侯之美意則豈不爲多士之幸也耶侯名元鏞其爲政可謂知先務矣遂並記

之如此云

燕岐縣鳳巖書院入德齋重建記

書院之創舊矣百餘年之間院之屋宇未知幾經重修而世級漸降士風不振爲邑宰者鮮務興學之政任院事者難得能幹之人且院之事力自來凋殘是以凡有工役每患難成歲某甲是齋也以有顚覆之慮見毁而生財沒策未由改作士論紛然遂至未定今金侯上官幾日來謁院祠問院中諸節而曰是吾責也遂捐俸經紀不以事專委於院置看役吏督成而是夏有淫霖祠宇牆垣多見崩頹水齧仁智堂柱

礎有傾陷者而棟宇將不免撓圮侯聞之大驚亟招工支柱而完其礎如舊仍補葺其浮椽風板之朽落者修改其塗墍丹雘之傷汙者旬月之間並牆垣一新之復增置保奴十名以敘院力院之章甫與之相慶而歎曰不遇我侯院幾無以爲院嗚呼此其實際諸侯之爲政非所謂知先務者耶院任之爲侯所知而終始其事者洪君一泳也來謂余曰我侯實蹟不可不揭示而亦當爲後來者勸願得數行語余遂不以蕪拙辭而略書之如此侯名箕明文元公先生後孫而克守家法者也

采薇亭重修記

嗚呼薇蕨植物中一凡草也惟夷齊采之故流芳於萬世今夫亭之以是名而又不忍其荒廢者夫豈無其義歟亭在西山書院講堂之東幾步院之建在肅廟癸未而亭亦同時所刱也院以享 端廟生六臣漁溪趙先生卽其一而院與亭皆先生杖屨之墟也直亭之東有山雙峯特立于霄其名伯夷者古矣當 端廟乙亥先生浩然南歸終老於斯以泯其迹嘗九日登高賦詩言志音韻悲壯與墨胎氏采萁之辭同一腔調嗚呼山之得名造物者之意若有待焉

而詠懷之作今古一轍又況雷首之一種春根尙在於玆山者耶此後人之所以因其地而懷其人懷其人而翔斯亭也亭之東有臺曰淸風臺之北有巖曰叩馬亦因是亭而次第寓名者也亭旣久頹剝阮之章甫因舊而重新之先生後孫潅因謁記於余余惟六先生淸風峻節非老筆之所可揄揚而抑前記之述已備矣復何庸贅焉遂朗吟忽焉歿我安歸之辭亂以懷佳人不能忘之章而書此以歸之百世之下登乎斯亭者庶幾聞風而有所興起焉爾

寳山精舍重修記

余嘗考草洞八賢行錄已聞寶山有精舍蓋嘗　嘉靖萬曆間遊際休明一洞之內名勝輩出或立揚於朝著或藏修於邱園風流德業不惟矜式於一時亦足垂範於來世嘗占形勝置精舍以爲講討遊息之所卽寶山也每良辰勝日杖屨從先勸業規失儆藍田之鄉約反躬務實遵滄州之論學洞風於是乎彬蔚而精舍亦得以聞乎世洞之後輩遵守補葺久而罔墜間以祭社之禮建祠於精舍之後妥侑八賢則事面增重而規制有未備者歲辛卯春洞之諸長老合謀經紀仍舊址而新其屋置室於東西以爲齋舍

之所凡六架十六楹首尾五箇月而功告訖爽塏寬敞溪山增顔張君幼章洞中人也來問記於余余惟名園別榭雖擅一時之勝尠保百年之久惟此精舍非徒保守無恙而已而春秋之講信冬夏之課學永久無廢固可驗前輩之立規根基深厚而亦豈非後人之紹述致其誠勤也是固可尚而可書若其四時之異景朝暮之殊候登覽者自當得之而不能一快心目是余之所架恨也是爲記

忠莊公禹(尚中)雙旋閣記

仁祖甲子逆适以西帥擧兵犯闕 大駕倉卒南幸

公以宣傳官護從至漢江天寒流澌舟在南岸而梢工輩觀勢逗遛招招不應公請往斬篙師提船而來上曰爾雖有貫日之忠絶人之力奈難徒涉何對曰主辱臣死乃分之宜臣敢愛死乎遂脫衣袴手長劒或潛或浮而渡梢工舉楫迎擊公奮呼登船斬其二人叱令回泊既復命 上見其皮膚受傷血流手裂衮袍而褁之教曰今日之事予不可忘遂從間道到全義地背負 上踰嶺上曰爾其無勞乎且暫憩解渴公手掘石間水湧出先以進御 上飮而甘之後人號其水曰殿下泉云既而适兵敗伏誅自公州

回鑾 上顧謂左右曰禹尚中貫日之忠危身之功將何以褒賞及到漢江 上顧謂公曰此非若效死之地乎還宮又命名語之曰予有今日爾之力也及後丁卯虜變公方居父喪欲赴難哭辭靈几入訣母夫人母夫人許之曰汝既許國國危如此毋以老母爲念也公且泣且行到錦營道伯以聞 上命起復爲守禦大將領本州兵防禦雙樹山城俄而虜請和乃辭歸廬次丙子虜再入公以全州營將與道伯李公時昉領兵直向廣州遇賊力戰不利將約日更舉聞南漢和成北望痛哭如不欲生公自幼有至性年

十八母夫人患毒腫甚危公虔誠祝天願以身代將訪醫于隔水地會天大雨津路不通行到水邊拍胸仰天曰母病垂危子豈愛身冒死欲渡漲流忽淺遂抵醫家丐活母病醫感而許之公背負而渡纔渡水復漲流醫歎其誠孝之感天及試鍼藥果得神效其遭外艱毁幾滅性居廬終制自少時着母夫人襦衣雖宦遊從軍之日未嘗暫脫及喪每手撫血泣未及免喪而沒即 孝廟壬辰也嗚呼公之孝既如斯則所以移以事君者宜其卓偉而孝門求忠之古訓豈不信然乎訃聞 上震悼命道臣厚庇其葬而甲午

又 親製文致祭 景廟癸卯道臣因士林齊訴以公忠孝實狀陳聞 上敎曰禹尚中之忠與孝炳炳卓卓贈兵曹判書 當宁庚午因大臣建白贈諡忠莊 孝明代理戊子因儒生上言雙旌忠孝嗚呼列聖朝恩褒至此而無餘憾矣七代孫昇鉉極力經紀建閣揭板以家狀謁余爲記余老病久廢筆硏然公之實蹟夙所飫聞而欽誦者遂不以辭而略書之如此云

孝子羅公旌閭記

余嘗聞湖南之金堤郡有羅氏三世八孝而甚恨無

以得詳其實蹟一日羅君空林袖示其先君永怡堂行錄一通而求爲旌閭記永怡公卽八孝家後承而亦以孝旌閭於 當宁戊子者也噫羅氏之門一何多孝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其信矣乎公諱漢明字若倬五代祖建溪公諱安世以孝著八代祖龜山處士諱應參七代祖節孝公諱袁俱以孝旌閭考諱綜亦以孝 贈敎官公姿性溫和才行兼備成童遭母喪哀毁逾禮後遭繼母喪亦如之奉養敎官公志物備至病而嘗糞瘡而吮毒及其惟幾血指延一日之命初喪哀毁幾滅性葬之日天大雨四方獨

葬所不雨人莫不異之豈非孝感所致耶葬後仍廬
于墓側朝夕哀省雨雪不廢去家十餘里日必往來
哭八筵血氣旣衰而執禮愈篤莫不至於不勝喪人
皆謂神明之所扶持也嘗赴舉夜行遇暴客不惟不
見刼乃爲之護送曰此是羅孝子云公餘力學文濳
究經史杜門守靜樂於爲善居家接人無非孝之推
也道剡登　聞先復後旌噫公以孝子之孫孝子之
子而其孝又如是卓卓眞可謂不忝所生矣世之爲
人子者聞其風可以知所勸况爲公之子孫者耶羅
氏之以孝相傳可以期於無窮也余固無文且病昏

猶竊樂夫道人之善矧乎公之世孝乎因以得八孝之所以爲孝尤爲固陋之幸於是乎記

農學堂記

先王之世民有四業士農異趣時則經界正仁政行爲士者讀書求志而不患無所養矣降及季世王政已遠民生已困士但匡坐讀書而已則事育浸策衣食亂心亦難乎爲士矣礪山宋君榮載讀書行誼士也少工舉業晩暮無成老耽經籍家事旁落乃卜築於華山之芝谷且耕且讀而爲貽後計於子姓中觀其才器趣向分授其業以爲相資互修之地其垂戒

也淺且遠矣性潭宋先生聞而嘉之書贈農學二字以扁其齋君之後承服詩禮勤菑畬以繼志述事且肯構其堂而新之問記於余余固知帶經而鋤朝耕夜讀古人已然爲今之士固難偏廢也爲君子孫者苟能力穡而善修身則人固不敢侮而天且不能窮矣然於二者不可無輕重之別須信吾夫子耕也餒在之訓而尤當致力於寡尤寡悔之道矣遂書此歸之俾揭于壁

跋

菊堂遺稿跋

菊堂朴公早業文藝妙齡中司馬兩試復屢占大科解額而一時儕友皆推之以大手矣其著述之富有固有可知者今十餘世累經兵火僅得亂草一沓畱傳箱篋詩文合若干首而故紙殘缺殆不能讀公後孫禧錫來謁余曰吾先祖遺蹟只此而已其傳與不傳於先祖固無所加損而在後孫之心不忍任其滅沒於百年葆守之餘將以活字印之附錄行狀墓文分之於內外裔之知其可貴者而不可無識願賜一言以徵諸後噫公不但英敏見稱於師門亦爲牧老之所深許可以知公者果不在此零碎之篇然詩文

之幽於丞者此外無他則此實丞鼎之一彛亥平朴君用心之勤而非追先之孝有過人者何以如是朴君之言又曰存殘非所可論若校讎之不得其精吾實負罪而俟後人於他日余亦丞之彌甥也嘉其誠而感其意遂書此于卷後以歸之

道統千字跋

凡童子始受教必先周興嗣千字文舉世皆然蓋爲其字不疊而文亦可取也李上舍任道嫌其文少且謂雖幼少者亦當使之知有聖賢道統乃取千字外之千字上自羲軒下至程朱略敍其蹟名之曰道統

千字使讀千字者繼又讀此其意可謂勤且善矣豈非晦翁所謂足以養正於蒙者耶任道袖示之謂將鋟板略書此于其下方以相勗焉

書孺人清風金氏行狀後

故孺人清風金氏夢梧相公之女徐君者輔其所後胤也頃年徐君嘗訪余其重厚謹飭一見可知有操執蓋其得於慈教者然也嗚呼徐君今不可見而其弟忠輔夏卿袖示君所爲孺人狀要隰梧以爲定本其辭質而不華宛轉委曲皆可以信於後矣但考徵於孺人懿德之始終亦可見君之所以爲子者矣蓋

夢梧家法爲搢紳家楷範孺人之擩染固有素而自奉所天其志行之卓絕尤有叔季之所罕聞至於夢梧公之見追奪不樂京居而其言有令人起欽者古所謂女士者倘非孺人之謂耶嗚呼余早孤人也今讀此狀其冬不求溫夏不就凉坐寢皆有常處足武不及堂廡不與人羣居諠笑雖親戚未嘗與之款洽皆余所嘗見之於吾母者自不覺爲之下淚顧何敢辭夏卿之托不惟文拙病在死域實有強不得者況其孝子之所述有不必待余言者耶遂略書于卷末如此云

松齋集跋

嗚呼人情莫不知剛直之爲貴氣節之可尙然非讀書窮理取舍之分素明於心則雖平日之矜自激昂者禍福之所怵誘鮮有能全其所守者矣若松齋先生羅公其重試對策大忤權奸重被構陷詔獄桁楊之酷邊遠荐棘之苦苟非燭幽之 聖德幾不保性命而及再登朝剛大之氣不以少挫當乙巳羣凶勢焰熏天之日從遊之間死生立判而力辭錄勳疏爭廟議惟義所在無所避忌勁操凜然千載之下足令人聞風起敬而其免於禍則天也惜乎其疏本之見

逸也是豈出於一時之慷慨激發者哉今讀其遺文
其所養之厚槩可想見而退溪河西諸先生與之相
善者蓋有以焉宜其所立之卓偉如是也公之文集
將刊後孫學弼來示余求爲之跋既有性潭先生序
文且以行狀墓表挽誄等文字編爲附錄則公之徽
蹟始終略備而諸賢所以稱揚之者殆無遺憾矣復
何待於余言余既辭不獲遂略推序文餘意如此斯
集之行豈不使怯懦者有所勃然奮勵也哉編摩校
讎之役終始致力者河西後孫金章煥及公之九世
孫大弼云

復姓安東金氏族譜跋

金氏既復姓修譜牒謁序文於清陰後孫尚書金公復屬余爲跋顧序文詳書變姓復姓顛末而欽歎乎侍中公之高義嘉尚乎諸後承之誠意仍及他日同譜之意而改名謁文者命指爲乃鎭倂從行於自家諸少意勤而事備固可以垂後矣寧容復贅他說竊念公生於小國不免奉皮幣於事大而彼乃班乎游雪諸夷之間則自以箕聖衣冠遺民不肯受汙雖見觸忤而不少挫非見義明而不知有死生禍福者能如是耶夫以千乘之國嘉其守義不辱命而欲全之

所以處之豈無其道而至使之變姓則麗王之畏約可謂甚矣然姓之以秦而曰外雖變文內實存舊則復姓之意已寓於變姓之中而蹉跎荏苒奄至累百年不有 聖朝俯聽孱孫終何以雪其幽憤耶嗚呼屈伸固有時而其得伸於神州再見陸沉之日亦似有不偶然者矣余竊爲之感慨忍陋拙而略書之如此云

書忠毅金公文起遺事後

嗚呼公之死與六臣同其節而其服不服不同公之不服必有主意而非後人所可忖度者然若以是疑

其幽於畏死而差殊看於六臣則是不識當時事勢者何足與論於公之大節也哉至於 褒奬之典初非公之所念及而無所損益於成仁則其早晚之不同於六臣顧何恨也惟其務與六臣同配食於 莊陵門外之壇者不遇我 聖考特達之知其可得乎公若有知亦必感泣於冥冥之中也公之後孫致鉉以公事實來示余盥手玩繹不勝感慨遂略書此以歸之

息齋實記跋

嗚呼今去己卯士禍餘二百年而譚之者爲之傷盡

如隔晨然知其爲己卯名流則不待考其實蹟而莫不賢之豈不以靜菴趙先生實道學大儒而爲領袖故耶思齊先生安公處順從遊於靜菴者也乞養爲求禮縣監己卯訪靜菴及自菴金公于謫所旣而棄官大爲羣小所慍其免于禍特幸耳一日其後孫思訥以思齊實記來示余曰編成者吾族祖也考訂者渼湖金公也序之者廣巖朴公也鳩財募工亟諸賢手筆而剞劂之者吾祖也力綿未克印出藏板于先祖書院藏之未得其善板多腐朽刓缺而獨手筆最完若有神扶者吾大懼吾祖爲先之誠毀于旣成使

後之人無所考於吾先祖徽蹟遂謀于諸族及院儒而拮据財力將改腐朽之板而印行之不可無跋語敢以為請余敬受而讀之殊不勝固陋之幸於己卯名流而復得詳其本末則所以起欽者為如何哉竊念序文之引重而發揮之者已無餘蘊以余荒拙復何敢贅一辭第嘉安君紹述之美亦以托名為榮略書此以歸之

書少尹趙公事蹟後

端廟遜位六臣死之而司僕寺少尹趙公淸老與子英緒同其節焉公高麗忠臣松山諱狷之孫也靈芝之

禮泉豈可曰無根源哉噫世莫不知六臣之爲六臣而一時同死諸人則多不能詳豈不以謀復　上王六臣者爲之主耶以其主事則其人固有彼此論其舍生則其義實無異同公父子姓名俱載於鶴寺招魂記而年代寖遠賓蹟幾晦　正宗辛亥特命從祀於　莊陵門外之壇然後乃與六臣齊光並耀而闡揚無憾足以爲百世勸　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而九地之下公亦豈不感泣耶今　上辛未又命旌閭則朝家令典殆無不擧而士林猶以爵諡之請未獲登徹爲恨尊尚之人心有可見者而顧於公何

所加損獨惜其家乘無傳無以考其平生然既不忝祖武而匹休於六臣蒙　聖朝恩褒於累百年之後則其他亦有不必詳者矣公後孫蔣以殉節事實及褒典首末來示之仍求一言奉閱再三不勝感慨輒忘其蕪拙而謹書之如此云

四事堂李公家所藏尤菴簡牘帖跋

嗚呼此吾先祖文正公與四事堂李公往復手筆也先子於公非但聯袂之義重以遊從之好寒暄存訊源源相續雖尋常掌䟽可見情素之藹然而及夫北謫南遷瀛海間關之際則平生知舊之自謂親厚者

舉皆趦趄儞惕鮮不靳一字之問而惟公眷眷情款有加於平時吾先子亦酬答不倦前後累紙若是鄭重於此非徒可以知兩家之事契而亦可想先輩風誼之篤矣公之後承不遺隻字收拾粘貼因成巨篇以爲傳家之寶藏公之六代孫學修甫袖以示余曰間嘗奉請跋語於性潭先生矣諾而未果此子之責也余敬玩摩挲不勝桑梓之感噫吾先子遺墨在今後學孰不欽慕而況爲其子孫者耶於君之請固不可以荒拙辭而老病因循已有年矣今又送其胤以書見督甚勤余今隔死如紙務無一言則不但孤君

之勤意其於慕先之道豈不有歉也耶遂強病略書于下方如此以歸之

書孺人全氏家狀後

坡平尹光演早孤而能有志於學嘗自漢師徒步訪余而曰使從賢師友慈教也余之淺陋實無可及人者則於尹君之言甚有愧焉而教以義方深服其母儀之賢歲己巳尹君遭艱及葬伻人告期余遂爲之挽矣翌年冬尹君且以家狀來泣請墓銘其涉獵書史略通大義孝奉尊姑無違夫子善持家而喜施與益知所未知尤不覺爲之欽歎顧余非不朽人者且拙

於文辭無以闡揚閨範之懿再三謝不敢只略書于卷末如此尹君每誦程子一髭髮不似便非其人之語而歎記行之尤不可不審則今此敘述豈有所溢美哉是宜爲銘之者之所知也

書全州崔氏先世誌狀後

余嘗聞麗末有晚六堂崔公瀁以圃隱鄭先生姊子從學于先生湊蒙奬與先生死於國公即日棄官南下屛居于全州我 朝受命召以祖不膺及 太祖大王幸浴溫陽諭之以故舊之誼然後乃以布衣進見而終不稱臣偉其人高其節顧無以詳其本末又

未知其後裔之見在何地則殊爲之慨恨一日崔生逵旻光卨自湖南之金溝來訪袖示其先世誌狀卽晩六及其曾孫梅村湜梅村男愛日堂應參也余蹶然而起歛衽而讀晩六公少先生十五歲先生不名而字之曰年雖後我道則前我欲知公者宜觀於此且盡心所事不避艱險奉使上國 天子優禮而畢竟遜荒而罔僕又卓卓如彼與先生生死雖異忠節實同猗歟休哉無以尙矣若梅村公名祖之孫篤孝根天年未成童遭內外艱割指於病劇幸得少延盡誠於送終能無憾悔而莫闋制以後至于終身絲竹

不近於耳諸譴不出於口則過人之行求之於古亦罕其倫愛日公趾美家庭能養雙親而其堂扁實出溪誠蘇暘谷世讓既爲之記又以詩美之而一時名勝和次者亦三四人兩世俱蒙　朝家爵賞旌褒之典而梅村公狀稱其沉潛經傳講明義理實爲時人之宗師則其晚來所成就又不但孝而已嗚呼晚六公其肯曰余有後哉崔生求余爲跋余實無文而於晚六公景仰有素遂不敢終辭但年代已遠文獻無徵梅村父子褒旌之在於何時亦無以考證則又可得其事行之詳耶是可歎惜也已

斗南朴公所受師門簡牘跋

斗南朴公世經我先祖尤菴文正公門人也公之後孫仁休齋公所得師門簡牘及大字數紙自湖南之古阜來尋舊誼其意甚勤余延見敍寒暄訖盥手奉閱其所齎者雖片言隻字間固有所感發人者而公之爲人與其爲學因亦可以想得矣蓋因材而篤是聖門教人之法而程朱以來諸賢每以躐等爲戒於學者苟非公之篤志自修先生何以勉其精熟於心經而仍有得力於此爲聖爲賢何所不可之云耶公旣承此教則其所奮發尤當如何也且大字固有其

邁不能全者而惟安貧守志四字亦可見期許之不草草矣此豈非後人之所不可不知者耶余方讀心經而衰頹已甚無復精熟得力之望今玩繹此帖益愧其虛度壯年也感歎之餘遂略書此而仍爲朴君戒勗焉

書朴氏世蹟後

密陽朴氏爲東方大族而訥齋江叟父子最顯訥齋公 中朝學士歎賞其文章江叟先生趙靜菴諸賢推重其德行休巖公世美卽江叟五世孫也我先祖尤菴文正公稱爲江叟後一人而大書休巖精舍四

字以與之休巖之男北溪公守約師事尤菴同春二
先生尤菴曰某有是子同春則許以飭躬修行允迪
前徽兩世得此奬與於大賢之門者榮耀極矣而勉
翁致民及明源堂致濟又以北溪二子克趾其美孝
悌之行爲鄉黨所誦慕嗚呼偉哉視世之位極其顯
沒而無可稱者果何如耶休巖北溪我再從叔性潭
先生暨廣巖朴公銘其墓勉翁則滄洲申公狀其行
而明源之狀又性潭文也余與朴氏修世好講戚誼
固已稔知其世德之美而今讀銘與狀更得休巖以
孝事親奉先敦宗睦族之詳則尤不覺自幸而重爲

之起敬矣明源公曾孫載實裒稡其實蹟而將剞劂之屬余爲之跋余以陋拙辭不獲謹書之如此而載實甫亦以居喪盡禮享先以誠見重於士友則厥緖之綿延而昌大有不可涯涘也哉

書宋氏家藏岳武穆精忠錄後

此精忠錄 萬曆甲申 宣廟命芸閣刊印而牧使宋公純禮以阿山萬戶受 賜者也本上下卷而惜乎兵火之餘失其半矣公 端廟舊臣忠剛公諱侃之玄孫而屢立戰功獲此 恩頒雖其世遠無以得實蹟之詳其盡忠報國不沬前徽固有可知者矣按

公行錄自兒時以孝聞及居親喪一遵禮法晨昏哭墓於數里餘不以寒暑風雨而或廢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豈不信然乎且公之孫府使弘淵樹勳於壬辰僉正弘賢倡義於丙子則公之爲忠可謂有所來有所往而足以無愧於岳氏父子矣　明主之賜夫豈偶然也哉公之後孫壽祿持示余而請識之謹書之如此而要求板之所藏印得下一卷俾成完本所不可已遂以相勉焉

書雲谷朴公遺事後

世之如有尚州朴氏者豈不以貞肅公剛直之節道

齋學行之懿耶若雲谷公諱曾孫字太而以貞齋之傍齋摳衣於道源之門而爲靜菴趙先生所稱賞則不待考其實蹟而可以知其人矣噫公以世家子弟早中司馬文行著稱而遭時不幸賢師有訓則不復就公車及其師之沒于謫所遂屛跡遐鄉新居揭以舊扁經史自娛忠孝設教終身無怨悔苟非所養之厚所守之確何以如是惜乎文獻無徵無以詳其爲學之本末以山名雲谷洞號自京之皆由於公則時人之尊尚愛慕於公者固可想矣且公之孫主簿大鵬嘗以進士參 宣廟己丑丁巖壽疏壬辰倡義

勤　王錄原從勤雖其忠義根於秉彝家傳之有所自亦不可誣矣公之後孫禎一從我遊一日持示公遺事奉閱感慨之餘遂書此于後以謝其勤意焉

書權護軍所受尤翁大字帖後

安東吏權思度賁示其所藏尤菴先生筆蹟即其先護軍後重所受十六大字而君子存心當如青天白日之語也奉玩興感不忍釋手而仍可以想見護軍之爲人矣護軍嘗陳己見於先生去就而爲先生所稱揚先生書贈又以此十六字則其非求之士大夫中而亦不易得者耶其後承謹守至今而重新褙粧

息永其傳亦甚可尚若息度之父聖範聞其爲子[illegible]孝爲吏而廉　朝家旌之鄉邑誦之可謂干祖有光而護軍遺韻之及遠誠不可誣也爲之歎嗟遂並以識之

書語孟字義辨後

日本人伊藤維禎作語孟字義維禎蓋其國之業儒學者而其說多譏評朱子者矣其書流到我國或有取見而惑志者宣城李上舍遠重任道爲著說以辨之夫朱子孔子後一人也日月所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維禎乃有此妄作固可駭也然其臆說類

多差謬而出於遠方蠻夷之手則其妄不須辨旣有取見而惑志者則在防微之道亦有不可恝然者此任道之意也但其可辨只在於妄詆朱子而已餘何足費說也任道持示余留之已久今將還之遂書此于卷末以識之

書磻溪松巖二韓公實蹟後

淸州韓氏本川族自磻溪公應箕松巖公應南兄弟始居于縣東二十里之葛田至今八九世頗蕃衍焉二公俱學于剡溪先生李公潛之門伯公得壁立千仞大人氣像八字書贈季公見稱以德性渾厚學識

淹博可以知二公者莫不在於斯耶壬辰倭亂伯公聞　乘輿播遷灑涕而起曰吾雖一介書生豈可安坐於此時偏親在堂而奉養孝有吾弟遂杖劒西行追及　大駕於永柔　上甚嘉之曰當此板蕩朝臣有職責者亦多蒼黃逃竄汝以白衣奮不顧身千里勤恳苟非一腔忠義詎能如是　命除叅奉[illegible]未幾公遽沒　上悼惜之特給斂殯之具年僅四十三矣季公以經學薦官至奉事伯氏西赴遂歸養親親沒斂跡林泉教授後進寒岡鄭先生逑歷訪公與之談論而曰君子人矣微斯人吾誰與歸且愛其溪山清

絕結茅於松巖之北一喚地而相從講磨者有年我
先祖尤菴文正公嘗與郭師傅始徵過磻溪有曰古
人淸標亦可想於山水之間而削成臺倒影巖之題
刻至今宛然云公年七十三而終剡溪之胤西溪得
胤銘其墓曰兄能盡忠弟當竭孝一門赫業百世可
師嗚呼斯言豈非約而盡者耶公嘗營講舍於磻溪
之南得一石鍾於開基時刻竹林二字公異之曰此
晦翁精舍之號也獲此於今日誠非偶然因與一鄉
章甫建朱子祠配以濯纓先生金公今之道東書院
是也公爲院長實多啓發多士之功後追配鄭寒岡

及朽淺黃公宗海士論以不並擧公兄弟爲歉焉公後孫奎采從我遊一日與其族大父五相三從兄奎洛持示二公遺事而求爲碣文余久淹床席辭以未能而其請甚力遂撮其畧而名之曰實蹟然二公以超凡之姿篤向道之志早有師門令譽而畢竟所成就 聖主褒奬之卓名賢推許之重乃如彼則自可不朽於千載之下矣顧余陋拙之言豈不爲贅而已哉

尚志崔公遺事跋

扶安士人崔君觀錫久與相識余甚愛其詳雅而意

其有家庭訓飭一日與其仲季聯袂而至持示其先
君遺事一通及遺稿一冊求爲之狀蓋崔氏全州人
高麗門下侍郎平章事謚文成阿之後　國初有講
讌官集賢提學號月塘有厚德淸福爲一時諸名勝
所稱述焉至孫殿直生明始家于扶安今十餘世文
行相傳公禀質淸秀性度安詳早業功令自期甚不
草草及一見屈於省試輒歎數奇且慨然於聲利之
誘人遂不復應擧而扁其齋曰尚志守拙養靜教課
子孫嘗曰士之立身揚名惟在於文學而科目成功
命乃在天豈可以功之未成而廢其學也行有餘力

聖人之訓若科文卽餘事耳汝曹其勉之哉嗚呼此卽所謂以身敎者而非明於內外輕重之分能如是乎自是好家門烟村先生諱德之又其旁先則其有所受誠不可誣也余生並一世而相距落落未獲遊從於平日而叩其所存是爲可恨今於文字之托所不安辭顧余久患風痰全失精神無以自力於筆硯之役只略書欽尚之意于遺事後以謝崔君昆弟其仲季名鼎錫謙錫而難兄難弟者於是乎益知前日所以意之者果不謬也

木瓜翁寶蹟跋

嗚呼此 贈掌隷院判决事朴公種實蹟也 宣廟丁酉倭寇再還所過殘酷甚於壬辰寇入扶餘公時爲校任奮曰吾以儒爲名使聖廟位版汚衊於賊手何以爲儒遂奔入校宮奉位版埋安潔地並收藏祭器亂已還奉列邑之復設校者位版及祭器皆来取式人謂公有衛聖之功焉公以下邑一校任能不顧死生而盡分於所當爲蓋其資質過人而亦豈非養之有素耶苟使當時之守官任職者皆如公之用心則倭寇何足憂也玄乎鄉鄰之欽誦久而不衰狀于營邑以之上聞而 朝家之特加褒贈振發士氣又

甚卓絶其據實陳請者疎齋李公及玉吾齋宋公而歌詩以銘公墓者巍巖先生李公也噫其盛矣可以垂耀永世而後幾年有欲報爭訟之憾於公之後孫者誣謂丁酉衛聖非公而乃張應起也終至收公贈牒而移賞於張爲此者實向之盡心於闡顯公者之後人世變誠有不可測者矣公諸後孫多年呈辨於營邑末乃鳴金訴冤於 駕前始獲快伸叓蒙刑曹稟議之 贈事之終極必歸於正豈非理也今持示余而願得一言者公七代孫基源余病裏繙閱不覺歛袵遂略書此以歸之始公之入梜宮也賊以劒

擊之受刃處結贅如木瓜故自號木瓜翁云

肯谷朴公遺事跋

昔吾先子尤菴文正公書故寺正朴公諱承健之碣曰家行淳篤無愧古人世之有斯人豈非風敎之所關耶余爲寺正公彌甥而稔聞朴氏家法之懿今得公曾孫肯谷公遺事而讀之益信其然矣公諱溥源以錫類之孝天禀尤篤自幼及長所以事父母者承順之節奉養之誠古孝子之行無一不備若割指刲股於親癠乃其疏節也平生喜讀聖賢書嘗曰讀盡好文字看盡名山水以終吾生爲至願其志尚之高

古又可見也而其憂慨乎甲辰 朝家之處分者太
豈是放情物外遺落世事者耶蓋其爲孝多得之於
讀書而不但禀賦之美而已矣惜乎天閼其年未得
究竟其志業也紫陽夫子嘗言若求知而爲之割股
廬墓亦爲人耳公之至行只自盡分則人之知不知
顧何損益於公而其在扶樹世敎有不可不掄揚而
褒顯嗚呼誰有能任此責者公之玄孫義鎭袖示余
強病一閱不覺起欽遂忘其蕪拙而謹書于卷後如
此

五倫事實帖跋

嗚呼此帖吾先子文正公題跋詳其顛末而極其發揮矣復何以贅焉第流落於他人之手而本孫之不知其有者實李氏之不幸也容齋公十代孫壽熙以容齋墓祭事遍訪遠近諸宗往來之際偶得於人家售其價而還取之事甚奇矣豈其慕先之誠有以感於冥冥耶此帖雖使他人有之猶且愛翫而寶藏之況在後承尤當如何壽熙請以余爲文正公之後裔示之而要一言余奉翫摩挲不覺起欽於先輩之篤於人倫而善於裕後矣遂書此以勉其善守而永傳不沫先徽於無窮也

書菊圃趙公行錄後

余嘗爲愛勤趙公記碑陰於居廬遺墟今其子榮叅又以其所生考菊圃公行錄來示曰願得一言以信後公卽愛勤之季而難兄難弟者也有淳篤志從遊於三山齋金公之門其所講質多蒙奬與而孝友行義之卓絕又當求之於古人中矣嗚呼世級旣降民鮮興行公之兄弟其實蹟甚爲鄕鄰之所愛慕欽誦猗歟休哉若公其得之於學有不可誣者矣但稟賦之邁倫而已也余固非不朽人者又不嫺於文辭旣不得辭之於前玆復强病略書于卷後以致歎尚

之意焉

書玉村世稿後

李生涵乃筆族而志學修行者也余甚愛其拔出於卑微一日持示其累世行蹟蓋其先慶州世家而居于尚州寢郎三壽主簿睦其十二十一兩世俱有學行十世曰起鍊請益于河師傅洛之門甚見愛重而言議峻正爲黨人所潑嫉有子曰景南慷慨有志節事親以不及曾閔爲恥壬辰倭亂以忠義激勵鄉人約爲敢死隊而從於通判權公吉通判之立殣也適以運糧于山城而不得同其死及鄭統制起龍之爲

判官復率衆往屬焉則異趣之不相悅者謂不處於
權通判而請用軍律甚力鄭公召問之異其言貌減
死付吏使掌軍務故至今其後孫在鴈鶩行然觀於
其昏朝扶倫之疏丙子送子之言豈其貪生而失義
者耶自是世篤孝友而其爲孝也多得之於讀書明
理不但質美而暗合於古而已若嘉善時發睟日同
於異顏而及先沒母不忍受諸子稱觴則又可知其
子母而其平日不須問其如何矣且尊周一念炳炳
傳世　贈監正枝元　贈參議根生其所行所處尤
爲卓然而非可以掾吏視者惜乎其未獲揄揚於任

世教之大筆也僉樞三億其陳說於南樓揭額宛轉感慨有戚戚動人者亦可謂明於義而不忝祖也余纔閱再三不覺斂衽而病昏文拙有不能盡書者其在官而忠勤廉潔顧何必屑屑言之其世既如此而涵之父復蓮才行志操之超卓庶乎復其家而未弱冠而沒可悲也已臨沒托父母之養於其婦其婦之竭其誠力不負所托殆無異於陳孝婦故事州之人士方狀于營邑而請褒顯嗚呼涵也其果有所受矣思欲爲能子惟在加勉而已涵乎其盡心哉

書道谷趙公行錄後

道谷趙公益道忠孝古家之偉人早年登科壽踰七旬而官止於宣傳何其蹭蹬也豈非朱子所謂生於竆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冐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耶賊适之啓請爲幕僚蓋聞公之有膽略而及與同處知非振落者則乃淩憚之故令幹事遠邑而趁其未返舉兵犯闕大駕播遷于公州公聞變始覺其遠出陷賊姦計痛憤欲死遂馳詣　行在嚼指血訴情實而請罪　仁廟大奇之公承　命赴元帥張晩陣而討賊冐刃衝突以身先之曰當　國家板蕩之際爲臣子者孰敢

不竭力惟吾誤留賊幕見敗出外亂初未能手斬賊頭今不如此又何以報我　聖上矜察微情之愚嗚呼此非其秉心之貞能盡其忠義之性者耶平亂而定功行賞也　上敎曰錄勳封爵一依等列而至於表忠豈可無特典臨亂一死易去就明白難向者趙某之嚼指無異岳王之涅背　賜以岳武穆精忠錄世遂稱丞爲海東岳飛公乃以微末之官蒙此殊異之　褒則顧不可謂不遇矣公無復進取之念而退而致養於兩親固可見其爲孝而其意蓋亦深自咎於無知人之鑑而誤就賊幕也尤豈是人所可及也

後幾年 英廟己丑上恩覽精忠錄廣覓中外他無所藏道臣取進公所受 賜件僅保於同祿之餘者宸衷曠感命贈公下大夫職而收用其祀孫此實朱子所謂懲勸褒錄以爲臣子之勸者而銓官奉行不能盡其將屢祀孫竟未蒙 恩澤深可慨惜也公後孫濚從我遊一日持示公行錄而求爲之狀余實無文稱又有強不得者遂略書此于卷末以致欽尚之意焉

靜一堂集跋

嗚呼此靜一堂遺稿者坡平尹光演明直丙子孺人

姜氏所著也自古閨多有女士之稱而女紅之暇潛心根究乎聖賢經傳與論說操心修身之要處事接物之方不失儒家正路如孺人者蓋所未聞況其貧病平生實有人不能堪者耶苟非靜一之至何以有是所謂凡牘皆所以勸勉戒勗於其夫子者而溫柔之中又甚正直使讀之者自不覺其肅然明直之明師良友豈待他求此明直所以叩盆已有年而悲慟不能已者也明直袖示余曰不忍使之泯沒以活字印出願得一言以爲重顧余非其人而老病瀕死久廢筆硏且洪洗馬直弼爲作墓誌敘述甚詳而猶爲

附錄余又何以贅焉第念孺人晉山大姓其內外世德宜其有孺人而閨閤中希聖之工可以愧世之爲丈夫而無立志者矣然則斯稿之刊固知非孺人之意而其可終已耶但孺人多舉而不育紹述無人是可悲也明直倘能不以衰耗自沮而務進德學毋負其平日期望則所以慰泉下之心豈不有大於刊斯稿耶幸須勉之也

書學生梁厷行狀後

世固有資性眞淳行誼篤厚而生長僻鄉身名埋沒者昔賢之以無好人三字爲非有道之言其不以是

耶今讀此梁公家狀益驗其然矣公名翼天人自號鋤
隱南原人 成廟朝名臣訥齋文襄公諱誠之其遠
祖也公稟賦過人孝友因心事親從兄克盡誠敬至
於峽俗觀感變其質貿貿而方在童幼之年能愉色幾
諫不使有過擧者又豈非古所罕聞者耶經義之難
解禮文之可疑必思講質不以衰老而自已開塾聚
書訓誨諸子鄉鄰亦有賴而有成者其用心之勤蓋
有人所不可及者先壟之禁護賢祖之俎豆竭力周
章靡有遺憾揭示諸子二十條卽范益謙座右銘之
意而其身敎也若公者豈非子夏氏所謂吾必謂之

者耶惜乎使公早得周旋於先生長者之後奚但止於斯而已公之子涵抱狀而來求爲不朽之圖累返不置余固非其人且老病謝筆硯已久感其勤意遂略書此於狀後而歸之後之尚德者庶有以考信焉

書晉州姜氏世稿後

沔川士人姜君秦錫持示其先稿曰願得一言以爲重卽東湖逍遙堂新安三世也東湖公勳績之著逍遙公志節之高新安公德業之茂見重於當世起欽於後人則詩文之出於其手者不可不傳而誦讀者自知愛翫固無待於稱述况余陋拙無文乎且考閱

其詩什所與唱酬者靜菴退溪圭菴栗谷諸先生而餘皆一時名勝此眞所謂不見其山願見其木者也開卷已不覺斂袵誰復有更以重之者哉逍遙稿有敬次宋禮正一絶其遺事中一段又有可以想得禮正公實蹟者余禮正公之後裔也所以撫卷興感實有異於人者雖不敢論及詩文亦不可終無一言遂強病書此于卷末以歸之

浯溪集跋

浯溪先生李公大邑詩文摠若干篇附以公狀碣挽誄諸文字及寧川書院上樑文及　宣額時賜祭文

爲一冊者刊印已有年所而華菴李公爲之序矣公後孫集馨復得公之文散逸者數篇而添入兼付公胤子東林公以恂詩幾首於卷末將重刊之來謂余曰願得一言以重之余之荒拙顧非其人况舊序稱之以鳳凰一毛並論其世溯淵源於靜菴而賛歎之余又何以贅焉但讀其狀而詳其徽蹟則殊不勝固陋之幸仍知其嘉言宜多可傳而今寂寥如是則又不覺慨惜之深後之閱是卷者亦必有同余懷者矣若東林詩什聲病華實非余所敢知而其擩染於家庭而深得乎性情之正者其將舍是而他求哉李君

之合編甚得其宏而誠勤之意可謂無忝尤可嘉也

書忠壯公諸將軍家乘後

余嘗讀野史知諸將軍涞殉　國於壬辰倭難而所記甚略又聞其嘗顯靈于星山而所誦傳一絶句其幽鬱煩寃有可想者亦無以得其顛末常切固陋之歎向者西土潢池之變挺身赴難力戰致命者諸僉使景彧是其後裔云爾則又知忠義不失其傳而將軍有孫矣欽歎之外甚恨生並一世不得一面於僉使而仍詳將軍實蹟歲癸未夏僉使之胤安國赴任南海迂路見訪亟與延接而語及則曰非造次所可

既家乘略備他日當以奉覽而請爲之狀余以無文且病昏謝之越三年春以其官守無以離送遣其男未冠者以幣至其意可謂勤矣余取其家乘讀 先朝賜祭文及壬子七月傳敎將軍之始終本末盡在是焉嗚呼記述事行可以示後則雖得之於尋常人亦云幸矣况闡發褒贈之 宸翰將垂耀於無窮者耶嗚呼將軍以微末散官倡義討賊屢立奇功遂膺列校之擢聲名出於一時諸人之右而及大寇繼至孤城絕援淩知其不得保守則乃北望痛哭挺槍突戰而死之成敗之數實係於天而其雄勇之姿忠烈

之性固可謂邁倫矣苟不如是其何以曠感 宸衷獲蒙崇報之典於數百年沈晦之餘也將軍殺賊未盡賫恨九原則英魂毅魄宜其久而不散而其所以顯靈者夫豈欲攄其幽鬱而已蓋顯晦屈伸自有其時而久屈者將伸故先有此特異事而爲之兆觀於其誦傳絕句而曰幽幽滚之幽也又曰當後有可知之時可知其然歟若僉使稟賦異凡自幼少已能孝於親旣出身移以忠於 國其爲邊將廉侯不以官卑而自小專意奉公隨事殫誠其用心固有可知者而其以土俗之賀貿賀創書堂立訓長以訓羣蒙尤豈

可以壽常一邊將視之者哉其杖劍西下也就其所相識索酒痛飲喟然長歎曰吾受　國厚恩非死何以報仍與訣別送者不覺下淚其死於王事乃其素所蓄積而非一時慷慨激發之比也其賈勇先登不知有身有不必爲之屑屑言者矣凡孫有名祖而謂其克繩武顯於孫爲榮矣祖有賢孫而謂其有所授則于祖增光矣然則將軍與僉使之爲祖爲孫果何如哉　聖朝之襃錄於僉使者靡有餘憾而以其事力不逮未及延謚於將軍　命助需而亟行之於其葬前又是　特恩也瞻聆攸及其孰不聳然正朱子

所謂以爲臣子之勸使興起其忠義之良心者而將軍祖孫亦應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諸氏漆原人其先蓋自中國來而系出於漢之諸葛武侯諸氏忠孝不但將軍祖孫而已將軍從子武科弘祿與將軍同倡義旅而立權於丁酉晉陽之戰錄勳　贈兵曹參判從曾孫命哲至行升聞　贈司憲持平實蹟載於固城邑誌靈芝醴泉之未嘗無根源豈不信然哉今南海君登科講用進塗方闡其砥礪圖報觀法近當自勉之而所以闡揚先徽可徵於久遠者亦不在他矣余病不能副其所懇而撫卷感慨不可終無一言遂

書此于後以歸之

書全生錫正所藏尤菴筆蹟後

沃川全生錫正汝方久從我遊一日持示吾先子尤菴文正公筆蹟一帖而曰此吾外先受學於老先生之門獲蒙書贈寶藏傳世而渼湖金文元公嘗爲之識之者也外家後承不幸殘替嗣守者方在冲齡而已不免於傷汙則恐遂至於遺失敬錫正請得於外王母而補弊謹藏有年矣願得一言以詳其顚末余盥手奉翫手澤如新殊不勝感慕仍竊念此所書者蓋出於期勉之意則其得此於大賢之門豈人人之

所可能者耶然則其所以寶藏傳世者固不但爲先生心畫之貴重而已也然此等寶藏終始於一家自古罕然此實爲之慨惜者而能葆守紬繹以毋墜乎祖先所以尊奉之意則顧何間於內外孫也全生其勉之哉

書副摠管邊公實蹟後

嗚呼此故副摠管邊公諱忠範記實之蹟也公之考忠壯公當壬辰亂與趙重峯高霽峯諸賢先後立殣於錦山吾先祖文正公表其墓公以忠義家後人冲年遭難父子隔絕親骸未收至痛窮天抱持訣書終

身銜恤公於是乎孝子矣及出身立朝累典郡邑治
民訓兵無不周便繡褒道啓遂至陞秩公於是乎良
吏矣昏朝斁倫之日見白沙李相公之獻議遠竄痛
哭國事斂退江湖漁釣爲徒公於是乎正人矣 仁
廟改玉復廁朝行丁卯亂後恥淺 朝家之與虜講
和歲壬申上備禦八條疏而繼以斥和之義縷縷陳
白痛秦檜之誤國戒趙宋之覆轍指陳利害痛辨義
理凜凜乎尊周却秦之風公於是乎烈士矣嗚呼當
時之居官任職者皆能如公之志則豈復有丁丑南
漢之辱也哉公之後孫處復齋示余要闡發幽潛而

老病因循幽明遽隔遂撫卷愴涕而略書之如此

雜著

百千齋說

韓君公翰請名其讀書之室余取中庸己百己千之意以百千副之而韓君復求勉戒語余病昏甚不得爲長語遂書言顧行行顧言兩句以貽之噫百千其功而至於言行相顧則工夫可謂成矣但以余慵惰空疎而以此勉人則寧不內愧耶李君勿以勉之者非其人而盡心焉

循齋說

咸安趙君滏秀而與其族姪周植來畱一日謂余曰吾里中有一書齋一里之所共者而居是里者皆吾趙也諸父兄以督率後進攻業于是責之于滏所不敢辭者而齋未有扁願得一字揭之以爲警省之地余取朱夫子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之語書循齋二字以貽之秀而又曰誠好矣然苟不爲之說則人之見之者或未能知其義矣敢以爲請噫朱子之於受之猶有吾雖未敢言之云則余之爲秀而而誦之者已不免不知有躬不逮之恥矣又安得爲之說乎然誦前言有異於創己說且旣不能躬行而

又不以道之於朋儕則其流恐將至於廢講討而不但負秀而勤求之意也其可乎嗚呼舍此二字百事無可做得成者況讀經傳而求進益乎秀而其勉之哉歸而質諸里中諸長老亦必不以爲不可也

申相秳名字說

申風山翁國老以七旬之年越數舍冒積雪訪余於病伏中因謂余曰某之子將冠以秳爲名而字道山所居稍遠不敢奉邀於冠席而幸賜一言以敎之區區之願也余於國老世戚兩切念昔吾先子文正公嘗爲君高祖舟村公往戒其胤之冠矣余今老且病

雖未得強赴西階之末其於名字之說何可以陋拙辭按字書曰䄬重百二十斤所以字之者主於厚重而兼取積累之意於思傳一卷石之多也竊惟申氏世德之懿有重且大焉者若舟村公之純孝大義晦谷公之學行文章實爲後學之所取重景行矧乎爲其後承者耶然苟欲任其重而造其高則非有積累之功何以能之朱夫子語學者曰荷百十斤擔相似須着筋骨擔名公之勉大德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語䄬乎今有成人之責矣須服朱子之訓念名公之戒而無少退托思無忝於二祖則庶不負乃翁命

名之意勉之哉勉之哉且乃翁之自號蓋有取於舟村公賜諡時 恩教而實關乎世德之重山之一字尤豈非稚也之所可銘心者耶遂書此以歸之用代祝辭焉

栗園精舍說

成君忠兼守其先祖華隱公遺址而扁其精舍曰栗園要余寫之豈以華隱公之避地于斯其節有似乎陶靖節故取栗里之栗字耶抑以華隱公之王考聽竹公學于栗谷先生之門故特揭栗字以寓尊慕之意耶未知忠兼之意果安在然節義是道學中一事

而非別件也出入寓目常思所以無忝則修乎身者自不得不勉而可以垂裕於後昆矣余忘拙強副仍書此以識之

讀書說

琴生錫老承叟以贄來請學余之陋劣非傳道解惑者則於人固不敢聽其執贄而若相從講討亦有所不能辭者矣況有世分如生者乎遂留而讀大學求聞讀書之要余應之曰此書有讀法詳且備要何能求生曰是則專論大學而已且今之爲士者汨沒科臼雖未嘗不讀書罕見有讀書之效竊以是病之願

得一言以自警省焉余曰然夫讀書將以修身也而治擧業者急於榮利專事記誦剽竊而不究聖賢所以立言之旨故書自書我自我而無得於身心其弊不但程子所謂買櫝還珠而已子能以是爲病則可謂知所趨向矣然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其意者也此又豈非初學之所當知者耶文義之曉不曉惟在於讀之之如何今此讀法固是專論大學其曰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敎上口未通透時須敎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又曰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

於心云者推之他書莫不皆然舍此而別求其要則非余之所敢知也且朱子教人讀書使之正其音讀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而以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爲戒從事於斯乃可得力可不勉哉生曰唯唯於其歸書其說以貽之仍勸先讀擊蒙要訣以及他書爲其切近而易知也他日重會當見其進益余將刮目而待焉

二墨贈琴家二童子說

琴君永叟來與相守屢日聞其男吉者能課讀而年近吾兩孫問其才分之如何其業之爲誰則曰其業

者庶從祖少子名皙吉也齒先一歲敏悟不及故同時入學而所業皙也居前觀吉之意似以其齒先而業後爲恥余曰然敏悟者固可愛而知恥者又可喜學業之成與不成由於勤與不勤知恥則能發憤發憤則必致勤勤而有成何敏悟之不若時適有饋余墨者以二笏使歸以賞敏悟勉知恥而仍呼兩孫兒語之曰琴家二童年與汝相若而學非汝可及汝亦知恥乎二童子蹙者兩孫皆能成立而相從講世好於他日則豈非可喜之甚者但恨余老無以見之也

勤謹二字說贈族孫翊洙兄弟

朱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噫凡事之好不好其所欲惡乃人之常情而非發於私者也雖一事之微亦莫不然况所謂無限者耶然所謂無限者其機只在於勤謹二字循反之間而所以循之反之者心也維持此心不使放逸莫如讀書非讀書而多識前言往行所以循之者何以得其安然則讀書實爲勤謹之根本也族孫翊洙兄弟方專意讀書而要余一言相勉勤謹二字實余所未敢言者而亦不得不爲之奉諷焉

剛齋先生集卷之六